

土地宝卷

笑呵呵，问弥陀。因何笑，恶人多。——圣谕

佛祖端坐莲台笑呵呵，两旁罗汉问如何？

请问佛祖因何笑？只笑它东土里善少恶人多。

阿弥陀佛世称如来，珊瑚琥珀扎成莲台。

珍珠翡翠结成宝盖，佛祖端坐眉笑颜开。

面对善人讲经典，劝善降福免三灾。

格么，是话有因，是鸟归林，是饭充饥，是茶解渴，是宝卷必是劝人行善。其中有甜有苦，有文有武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这叫事有终始，物有本末，方成一部宝卷。

开讲一部《土地卷》，字字行行劝善人。

宝卷初卷开，拜请福德星君降临来。

经堂里齐肃静，和佛请经开。

说者，《土地宝卷》一部劝善书，弟子——

先还哪朝皇登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版上注有昔日二字。昔是当初，日是今日；当年经典，今日弟子所讲；远年近还，要问朝代帝王确然不难。

昔年汉朝刘佑天子登龙位，一统江山总太平。

有道君王登位，文出忠良，武出能将，四海升平，河清海晏。

皇皇有道江山稳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大众只听出贤人，不知出在哪州哪县哪乡村？一不出在边邦外国，二不出在荒山野林，
出在中原国里十三省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东京洛阳北门外，落乡三里积谷村。

一人姓张，单名张昌，同缘蒋氏夫人。

张昌夫妇豪富很，洛阳城外有钱人。

家有前厅后厅，左厢右亭，库房廒房，乃积乃仓，门口有座拦桥屋，一张吊桥通高厅。

出入安童坐骡马，扫地梅香戴金花。

张家这种豪富摆设，就是没得一官半职。

男子有钱称员外，女有贤德号院君。

众位，张员外这样豪富末，是祖上留下来的还是自己创立起来的？这二者都有。祖上留下不少，自己到杭州做红花草生意也赚得很多。这种红花草，全国各地都产，唯有杭州地方的红花草，在全国是独占鳌头——

籽可榨油用，花红入药名。

主治妇女病，祛瘀又调经。

男子用它浸酒吃，健骨又强筋。

张昌杭州贩药草，南北通商赚大银。

挣了田地和房产，又买十里草荒滩。
穿不完来吃不尽，独少一件不称心。

独少底高？

夫妻同庚三十六，红花绿朵不见生。

张员外平时只顾兴家立业，也想不到子孙后代。那年到了清明前一天——寒食节日子，想到要上坟祭祖，飘山化白，就对安童说了：“古人云，‘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；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’。今天到寒食节了，你去替我备办三牲祭礼，下午陪我去祭祖扫墓。”安童奉了主人令，不敢耽搁片时辰。办好三牲祭礼，拿到高厅，替员外牵马备鞍——

员外甩上银鬃马，安童挑礼紧随跟。

主仆双双，来到坟堂。安童把祭品供好，香烛点好，员外弯下腰来拜三拜，立起身来对坟园望望。

坟堂内，钻天木，伍余元卜，
有几棵，遮云伞，汲邴糜松。
有石台，和石凳，澹台公冶，
化纸炉，化纸缸，酆鲍史唐。

又对东南方一望：“安童，那边一个大坟，往年清明节上坟，那一家来得最早，今年，现在已是中过晚，怎无人来祭扫的？”“员外，那个坟是东门陈员外家的。陈员外在世还好，一早就叫安童来把坟挑挑高，四周铲草，现在陈员外亡故了，他自己的坟上还不得白呢，还有哪个来上祖坟？成为孤坟了。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看看旁人想自身。
眼泪扑簌千双下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安童，你这话一点不错哇——

有子孙，上祖坟，三牲祭礼，
烧金银，化锞锭，火炮喧天。
无子孙，成孤坟，哪个祭扫，
山不白，坟不新，荆棘丛生。
安童呀，我今在此摆祭桌，日后哪个上孤坟。”

随即跪下去对祖坟又复拜三拜——

“宗亲哎，你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。
有灵有感保我生到香烟后，才有烧钱化纸人。
宗亲呀，我指望有个男或女，宗亲才不成孤坟。”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你怎想到这许多的，四十岁不老春还在，五十岁还养荡江儿，走啊，外面时光不早，肚里不饱，我来收拾祭桌，趁早回去，不要在这里多想！”员外说：“安童，我银鬃白马总坐不住，替我牵马转家门。”

安童把祭品对马背上一架，手牵白马前面走，员外步行后头跟。来到自家前门前，安童牵马进槽——

员外坐在高厅上，思前想后泪纷纷。
高哭又怕邻舍笑，低哭又掩不住悲戚声。

夜静，夜静，听出去不近。蒋氏院君在房中想：员外昨天出去祭祖荣宗，回来为何不上绣房却在前厅上啼哭，想必是碰到不顺心的事？格么，人们常说，家有贤妻，夫不遭横祸。

倘若有有个焦愁事，我做消愁解闷人。

“梅香，搀我下楼。”

梅香搀住院君手，绣带飘飘下楼门。
转弯抹角来到前厅，走到员外面前弯腰奉揖，好言相问。
员外看见院君到，背过身去不作声。
蒋氏见员外不理她，也不生气，走近身前，叫声“员外呀——
你兴致匆匆上祖坟，回来为何气闷闷？
可是我茶饭烧得不合口，可是衣服做得不称身？
在外人面前现了丑，气咕唠叨对妾身。”
“贤妻，你不要冤枉我。吃的山珍海味，穿的锦绣罗衣，
冷冷热热有你照应，没得哪桩不称心。
就是有个三言并两语，我也不是不通情。”
“员外，你究竟为点底高？也好讲给我听听，人不好着闷气，气坏了妾身替不到你。”
“院君呀，你绣带飘飘下楼门，只有梅香后头跟。
你回过头来望望看，可有自己骨肉亲。”
“员外，你何苦，何苦，没得男女就这样气法子。你还不晓得呢，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，养了鸡子就莫种菜，光床滑席哪里来！我在家内当家把作，你在外面做生意赚钱——
我像一个聚钱斗，你像是个活财神。”
“院君，我倒不是怪你，你只晓得钱呀钱，不晓得钱多还是个祸害呢。
邻舍为它恼，亲戚为它争。
兄弟之间为钱财，骨肉亲翻脸不认人。
世上为了金和银，两国相争动刀兵。
院君呀，我们就是金银堆出门，你喊它千声也不作声。
我们年轻力壮还好过，老来无子靠何人？
院君呀，假使有个伤风并咳嗽，哪做端汤奉茶人？
假使有个初二并十六，哪有烧钱化纸人？
如若你再不相信，清明节到坟堂去看分明。
有子孙人家坟上飘白纸，孤坟上面冷清清。”
“员外，生不到男女你可怨我？”“我不怨你，只怨自己。”“怨者何由？”“怨我自己只顾挣钱享乐，不思修身积德。”“员外，积德就是修身，修身就是积德呢！前世不修今生苦，今生不修害子孙。这叫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各修各得，修到功劳无人分得。”“院君，你晓怎样才算修德？”“员外，这我晓得——
欲修儿孙福，须舍四方财。
为人积阴德，子孙天送来。”
“院君，说声修，万贯家财一齐丢。
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三遇七济贫民。
雨天施舍钉鞋伞，黑夜暗星点路灯。
路不平来挑泥补，桥板损坏去换新。
十七八岁小光棍，送他本钱做营生。
襁褓孩童丧父母，送他育婴堂里长成人。”
好事做了一载又一载，做了一春又一春，
接连做了三年整，还是光身打滑身。
员外说：“夫人，看来好事做得还嫌少。”“员外，还有哪些好事可做？”“夫人，要做的好

事多哩。你可曾见到前年北方遭了蝗灾，从西京长安逃荒来的灾民，无室可居，无地可耕，吃的野菜草根，饿得骨瘦如柴。这些嗷嗷待哺的芸芸众生，总是我们炎黄的子孙。夫人哪——
千朵桃花一树生，我把十里荒滩度灾民。

院君，前年买下的十里草滩无人开垦，不如把它送给灾民，叫他们自己开荒种谷，自谋生路，使他们少壮有田种，老弱得安康。

我你没得香烟后，就把灾民当子孙。”

蒋氏院君一听，十分高兴。说：“员外，好事做到底，每人再送二斗米，让他们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开荒哩。”

员外打发几个安童在荒草滩上搭三间茅棚，住在那给灾民划地圈滩，围堤搭棚，开荒种地。

开荒第一年，种上杂谷粮。

到了第二年，种粮又种棉。

春二三月有饭吃，寒冬腊月有棉衣。

人人总说张家好，烧香念佛谢苍天。

有人说，可惜员外家少子孙。像这等人家子孙越多，我们穷人越是有福。也有人说，我们大家来帮他求子。

求到一子或一女，了了我们感戴情。

这遭，一家烧香，家家烧香；一家念佛，家家念佛。

家家户户把香烧，香烟缭绕透九霄。

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，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右眼跳过左眼惊，用慧眼往下界一看，东京洛阳城外百姓总在为张昌求子。玉主说：“东土里张昌夫妇济民积德，感动百姓为他烧香念佛，这等善人是天底下难得。

好事做得感天地，送他香烟后代根。”

玉帝站起身，玉磬三响召仙人。

吩咐打弹张仙，送子娘娘，把福德星唤到变化台前，一变二变，变作灵光鲜桃模样。对他说一声——

“你到东土去投生，日后还本再封神。”

打弹张仙临下界，送子娘娘送动身。

蒋氏梦吃鲜桃果，六甲怀孕上了身。

十月怀孕将满。

跑起路来撑呀撑，说起话来哼呀哼。

肚子倒有箩口大，八幅罗裙开后门。

天上星宿下凡尘，拣月拣日拣时辰。

拣到二月初二日，蒋氏怀胎要奔生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下一位小官人。

金盆里洗澡银盆里过，绵绸布裹了紧腾腾。三朝日子敬过老，满月堂前要取名。蒋氏院君问：“我这孩儿取底高名字呢？”员外说：“张家不离张，李姓不离李。”

孩儿长得胖墩墩，取名叫作张世登。”

伤风咳嗽无他份，发发禄禄长成人。

一周两岁娘怀里睡，三周四岁离母身，五期六岁知南北，能言能语又聪明。

世登长到七岁整，员外想到请先生。

员外叫安童到街市上察访，请了一位教书先生。写了关书名帖，择个吉日良辰，把先生

接到高厅，献过茶，敬过酒，

先生走进书房门，教他公子读诗文。

开蒙先读《百家姓》，习字题写“上大人”。公子读书聪明很，先生只作领头人。

讲讲说说多欢乐，一桩大祸降来临。

那天阎君点卯，翻开生死簿一看，见到蒋氏寿满，无常要她打转。阎君用指头一掐，蒋氏头顶出煞；朱笔一点，晦气上脸。

阎君定她三更死，决不留情到五更。

院君叫声“员外呀——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立时祸福。

才间我还好得很，腾腾空毛病就上身。

员外呀，我素无患难，平无患难，

我眼目昏花不得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员外呀，我圈椅上面坐不住，换我到牙床上安身。”

“院君，三十年不病灾还在，没得哪个吃了五谷不生灾。这点小毛小病不要紧的，请个郎中先生来看看就好的。”随手吩咐安童请来一位有名的郎中，号脉处方，煨药煎汤。哪晓得吃药如喝水，毛病一点不减退。员外说：“可是犯了邪，请个瞎子先生来起个文王课，退送退送。”哪晓得化纸如哄鬼，毛病仍旧不见退。

蒋氏毛病犹如雨天驮草步步重，井底掏沙渐渐深。

院君叫声“员外呀——

我今毛病十分重，就怕难有命残生。

员外呀，假使我毛病看不好，你不要做失花拈草人。

世登年幼我舍不得，靠你抚养长成人。”

“贤妻，你怎想到这话的。心放宽点，多往好处想想，毛病慢慢自会好的。你挂念世登呗哪不是我的心肝，求天拜佛得来的，我哪不当宝贝。”无常鬼说：“妥了，蒋氏说退气话了，你们好下手了。”刁头鬼用铁链子上去一箍，不曾箍到她颈脖里，对蒋氏头上一砸，蒋氏浑身发麻。“员外，我嘴里发麻，要吃口茶。”员外随手把她抱坐起来吃茶，鬼使连忙把链子对枕头下一摆。蒋氏喝了口茶说：“我现在好过多了，放我睡下去。”蒋氏拿头往下一折，鬼使拿铁链子一捋，拖起来就走——

蒋氏她，两手只是舞，两脚只是蹬，喊喊不作声，

喉咙口断了来往气，牙关骨咬得紧腾腾。

员外问：“院君，你可吃茶？”不作声。“你心上可要好过点？”不作声。

高喊院君不答应，低喊恩妻无回音。

“恩妻呀，你刚才还像活八哥，现在你怎不开声。

恩妻呀，你怎不走走前来望望后，丢下孩儿怎放心。

阎君哎，她年纪轻轻正好活，你怎一点不留情。”

世登虽然小，心境自然明，

亲娘亲娘哀哀叫，放声哭嚎啕。

员外吩咐安童买一口沙枋棺木，将蒋氏收尸入殓，世登成服戴孝。

前厅门上挂麻布，高厅改作孝堂门。

诸亲六眷来吊唁，世登作磕头礼拜人。

守孝不知红日落，思亲常望白云飞。

守灵七天，棺木送到坟堂，入土为安，栽松植柏。这遭，员外朝伴世登，晚来啼哭，孤身

一人，心上闷闷不乐。世登就说了：“爹爹，你老是忧忧郁郁，吃点茶饭总不养肉，也好到街坊上散散心，寻点欢乐。”员外觉得这儿懂情懂理，也就出门走亲访友，茶店里吃茶，酒店里喝酒，倒也乐而忘忧。一天，一位帮员外转销红花草的朋友在茶店里与他相逢。他就问员外了：“员外，院君娘娘过世，你孤身一人，忙了不得出门，外面生意也做不成。这样吧，我来向你讨杯喜酒，帮你找个当家内助，有个讲讲说说作伴的人。”员外说：“老弟，这不能呀。我家蒋氏临终时叮嘱我的，叫我积德始终，不能再娶，让子孙受苦。”“员外，这是你蒋氏奶奶的心思，如今她又不知道你的甘苦。我们这前村后庄不是也有几家失了前妻，而后续娶那些为人后母的女人，不是都很好吗？再说，满床儿女不如半床夫妻，等到儿大成婚，媳妇进门，他们小夫小妻，有讲有说，那时你老头儿就更感冷落。”员外想想：这倒也是。后母、后母，毕竟是坏的少好的多。就问：“可有哪家有这对数的人？”“有哇，东门沈员外有位小姐，今年三四十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。”“不管它，同我去看一趟。”跑去一看，沈氏小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真是黄棉花换布——充当得过。

一边茶花一边礼，把沈氏小姐娶过门。

这个世登啊，乖巧哩，对沈氏向里叫亲娘，向外也叫亲娘。沈氏对世登，向里也乖乖天，向外也乖乖地，亲亲热热，两无猜忌。员外也就放心。

沈氏女子多贤惠，不比蒋氏差一分。

沈氏过门一载，六甲怀孕在身。十个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稳婆奶奶刚进门，生下一位小书生。

员外一看，欢喜哩。从前一子是险子，现在有两子是稳子。

取名叫作张世云，也是张家后代根。

世云是土龙星临凡，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世云长到七岁，也送他到小书房读书。

弟兄两个把书读，总想高跳入龙门。

员外对沈氏说了：“从此我家人口多了，开销也大了，俗话说，家无营生做，吃断斗量金。家务事情丢把你，我去杭州做一趟生意。”“员外，做底高生意？”“格不瞒你，我一向做杭州的红花草生意。那种暗行生意赚钱哩，前些年我赚到一笔钱，还买了十里草滩。”“格么，跑一趟生意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？”“妻呀——

早也不要盼望我，逢时过节转家门。”

员外出门做生意去了，沈氏就想：他员外见我生了世云这冤家，就嫌人多了，开销大了，认为是多个青虫癞棵菜，对我分心了！那做不到，家在我手里，主在我口里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

咬咬牙齿狠一狠，省得家产对份分。

大众要问，沈氏心怎这么黑的！才进门没多几年就起这种不良之心？你们要晓得沈氏并非老闺女，是出嫁三年挨夫家休掉退居娘家的回炉烧饼。她脸短气量小，肚里容不得人。那时，她才嫁到夫家去，——

见到姑娘小叔多吃点，嘴就翘到二架梁。

吵了公公不得困，婆婆不得眠，把丈夫踢到里床边。

所以她的邻居就在外纷纷扬扬说——

沈氏看见姑娘来，变嘴变脸骂起来。

五忙六月不见影，寒冬腊月供家来。

还有哩，见到外甥男女进她门，绿豆眼睛只是瞪，

关碗柜，锁房门，盛点饭灶边上撑，

拈点菜几根根，外甥还未吃几口，吆鸡打狗骂出门。

公婆丈夫说不改，恨气休掉赶出门。

这次嫁到张家来，开头是——虎戴佛珠假修行。

沈氏毒心既定，就日夜操心，到街上买了一个烧饼。这时，世登放学回来吃饭。沈氏说：“世登，我今朝上街回来晏，中饭还不曾烧得好，这里有一个烧饼你先拿去点点饥。”“母亲，不要哇，我大了，你给弟弟吃吧。”“不啦，往常你弟弟吃得多，他人虽小，吃起来又不问多与少，今朝你拿去吃。”世登只当母亲是好意，把烧饼接过去一吃，喉咙就发痒要咳，几咳几咳，嘴就说不出话来。沈氏随手把世登拖过去对板凳上一掀，用七支引线针对世登肩胛上一钉。

世登痛断命，呼喊又不出声音。

亲生爹爹不在家，口喊亲娘也枉费心。

员外这趟生意很顺利，个把月时间就回来了。沈氏见丈夫回来，也不曾讲到三句话，就嚅嚅突突哭。员外说：“我在外多时未回，今天回来了应当欢欢喜喜，为何这样伤心？家是你当的，有多少朝四两夜半斤要你去做！”“员外呀——

朝四两，夜半斤，苦命总没得这伤心。

员外呀，你家日子我也不愿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
你的世登忤逆我，骂我后娘是黑心。”

员外一听，“啊依喂，这个冤家还了得！我不在家他就忤逆你娘，往后还想过他的日子吃他的饭？贤妻，不要哭，我去教训他一顿。”员外气咕唠叨来到小书房里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把世登拖去对夹肢窝里一挟——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敲到足后跟。

先生说：“员外，你回来也不问问清爽，对孩子乱打一顿，不等于打了哑口中性。”员外问：“怎？”“你不知道，你家世登，就从前几天起，不知犯了底高怪，读书无声，说话无音，像哑巴一样，整天萎靡不振，只是要困。”员外听先生一说，觉到自己过于暴躁，对不起孩子，连忙把世登拉到膝下，抹抹摸摸，世登嘴一瓢只是要哭。员对外对安童说：“快去请个郎中来替世登看看。”沈氏晓得不好，见郎中才到门前，赶紧迎上去招呼：“郎中先生，对不起你，今朝又烦劳你。”接着就放低嗓音：“先生，我有句话同你讲讲，我家世登不是什么病，是他错吃了哑药，才说不出话的。这就要请你瞒住点，诊脉马虎点，诊费我多把点。你不能说真话，一说不得了，我老娘要挨搅。”说着，随手从怀里摸出五两银子对郎中手里一塞——

“先生呀，请你费点心，来日再送雪花银。”

郎中也是吃了嘴软，拿了手短，受了沈氏五两银子，心总要烫抛下来。他来到员外身边，对世登的病也装模作样作了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说几句行医的老套话，开一张方子对员外手里一塞：“你的公子没什么大病，吃几帖药自会好的。”哪晓得这剂药不对症，吃药如吃水。员外说：“安童，请郎中要请有名的，兴时的，不要请医痴子的郎中。”“员外，哪里有好本事郎中呢？”“你到西门鸡市桥把王半仙请来。”这天，正巧沈氏不在家。王半仙拿脉一搭：“啊呀，员外，哪个害了你公子吃得哑药呱！”“呀，他怎吃到哑药的？王先生，吃了哑药可有救？”“你员外请到我王某某，对公子有救也得救，没救也要尽力救。公子这病有救。”

员外听到这一声，心总落到足后跟。

王半仙打开药箱，这样抓点，那样刮点，几和几调，调成一服治哑丹膏。用一杯清茶送下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世登开声说话了。

双膝跪到平阳地，亲爹连叫两三声。

“爹爹呀，孩儿失一母得一娘，得了一娘胜黄连。

爹爹呀，我身上还有引线针，日夜疼痛难安身。”

王半仙一听，赶忙就问：“公子，引线针扎在哪里？”世登用手到肩胛上一指。王半仙说：“那还得了，这个是丧门穴，如果不取出，多则一月，少则二旬就要送命的！”王半仙随手取出黑铁火罐对他肩胛一磕，

只听“咔嚓咔嚓”响几声，拔出七支大银针。

员外一看，浑身冒汗，急得顿脚，就打自己嘴巴：

“可怜呀，早要听了蒋氏话，如今不到这功程。”

员外就想了，我作得孽呱。沈氏她倒做得出丧德的事，我一时也不好得罪她呢。如果得罪了她，她在家寻死作活，吵得我横竖不直，怎得了呢！

员外有气不敢伸，打落门牙肚里吞。

从此，员外就想得更多了。朝朝不离世登身，看护世登长成人。这时，员外想到：女大当嫁，男大当婚，让他有个心爱之人，相互有个照应，我才放得下心。“梅香，替我把康媒婆、薛媒婆请来。”

梅香真正能，两个媒婆请进门。“员外，请我们做底高，可是请我们薅棉花草？”员外说：“二位奶奶真是明知故问，薅棉花草还让你们大材小用！请你们帮我家世登儿寻个丈母家。”“啊，老本行，有、有、有，眼下就有三家。”“哪三家，说给我听听中意不中意？”“啊，东门外贝员外家。”“小姐人品怎样，底高腔调？”“人呀，一丈多高，升箩口粗的腰。”“媒婆，这个人就不用说了，长得像豆芽菜，长不郎当，多穿衣服像稻草金刚，少穿像鹭鸶青桩。”

把她娶进门，要笑坏邻舍许多人。”

“第二个是哪家？”“第二个是西门吴员外家有一位千金。”“人品怎样，底高景子？”“人呀，凳脚能高，箩口粗的腰。

走起路来滚了跑，就像滚个棉花包。”

“媒婆，你们可是见我不曾有礼上门，拿我老头子寻开心！”“员外，你不要着急，还有好的在后头呢。”“还有哪家，说来听听。”“南门陆员外有一位小姐，生成柳叶眉毛瓜子脸，一双小脚赛红菱。

又不高，又不矮，真正好看，
又不胖，又不瘦，窈窕之身。
走步路，多文雅，形端表正，
说句话，不露齿，美貌佳人。”

“媒婆，小姐外表好看，内才怎样？”“内才呀——

小姐生来又聪明，绣花纳朵件件精。
绣起龙来龙摆尾，绣起凤来凤能鸣。
天上能绣日月星，地上能绣百花名，也会绣皇帝坐龙廷。
说起小姐会绣花，绣个乡下姑娘拾棉花。
棉皮弹弹变成花，锭子头上出细纱。
一个眼眨花，绣个馋嘴偷西瓜。”

员外问：“可会烧煮烹调？”媒婆说：“员外呀——

小姐生了指头尖，擀起面来像丝线。
煮到锅里团团转，吃到嘴里软如棉。
小姐生了手段强，做起烧饼照见天。
苍蝇撵它溜溜转，蠅夹子衔了飞上天。
她算盘打得‘的答’响，减减加来加加减。
一手写来一手算，做你家管账的大娘娘。”

员外一听，不晓多兴。“媒婆呀——

能把小姐说进门，赏你们十两雪花银。”

两个媒婆站起身，不肯耽搁片时辰。来到陆员外的高厅：“恭喜员外，贺喜员外。

恭喜员外福气好，替你家小姐做媒人。”

陆员外问：“媒婆奶奶，打算拿我家小姐与哪家做亲？”“员外，其则不远，就是北门张员外家长子张世登呢。”“啊呀，我家与他张员外家做亲，就怕是站在泰山脚下向上望——高攀(盼)不上。”“哎，怎攀不上？员外的小姐配员外家公子，郎才女貌，正好相配。”“既然你们来说亲，我来出个庚帖给你们。小姐坤造行庚——

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八月初三卯时辰。”

媒婆双手接过庚帖对怀里一塞——

得到年庚帖，赛如拾到宝和珍。

两个媒婆兴致溜溜，人还未到，嘴上就闹——

“恭喜员外福星照，小姐喜帖送上门。”

“媒婆奶奶，对不起，总烦劳你。”“员外，这也算烦劳？我们在外替人家说亲事就是跑来跑去，烦来烦去，多的人家跑七十二趟半，路上碰到还不算。”“媒婆，我家不用跑这么多趟数，只要拿庚帖押在香炉脚下看三天，这三天不起风，不下雨，锅瓢碗盏，不受损伤，再请瞽目先生来合过婚，算过命，亲事就好定下来的。”“员外，你啰哩啰嗦，说上许多，

不要听算命先生嚼舌根，十家亲事九不成。”

“媒婆，你不要把自己吹上天，拿算命先生说得一文不值。依你们怎说？”“依我们呀，只要在家主神前烧两支香，看看香头点得齐，就是双双同到底，百年偕老。”员外连忙去点燃两支香对香炉里一插。两个媒婆连好档，一个陪员外聊天，一个看住香头。见到哪一支香燃慢点，她就用嘴吹风，吹呀吹，两支香头齐齐往下点。康媒婆说：“员外，你望望看，两支香头齐到底，帖子好用的，真是百年歌好合，五世卜其昌。”员外说：“托福、托福，让我选个良时好日，请你们来向陆员外家行茶聘礼，让陆员外发来允帖，才能将小姐娶过门。”“员外，你怎是丹阳的骡子——好慢的性子。陆员外家可不像你，他见我们从中做媒，是熟不拘礼，一趟到底。”

“媒婆，依你们怎说？”“依我们呀，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今朝日子好，你员外家碰得巧。”“啊唷，定亲好这样急促法子了？”“员外，这就算快啦？我们在西门一家说门亲，你总猜不着有多快？

早上说话晚上成，黄昏拿媳妇娶过门。”

“媒婆，这样快我家也忙不及。”“这样，再等一天。”“何时？”“背后头喊人——后朝。明天‘红沙’，后天‘庚申’，庚申、庚申，办事不要问先生。”员外一听，不大相信，随时翻开通书万年历一查，后朝真是个好日。“媒婆，你们把周堂吉日记在心上来说亲的？”“格员外，吃底高饭当底高心，不会看日子也好出来做媒？”格么，张员外家娶媳妇，喜欢闹闹热热的。打发安童请了锣铳鼓手，旗伞执事，备了红灯喜轿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陆氏小姐娶过门。

陆氏小姐多贤惠，敬重公婆二大人——

早上打水婆洗脸，晚上挽婆进房门。

婆对媳妇如亲生女，媳妇待婆当母亲。

夫妻相敬如山重，恩恩爱爱过光阴。

陆员外夫妇二人见小姐匆匆过门，心上就像失落了一块肉，朝不思饮，夜不入眠。

思思想想得了病，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员外本来就有喘痨病，再加寒热一追，就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刻不如一刻，
三魂渺渺归地府，七魄幽幽见阎君。

陆员外的夫人见员外急病身亡，
几个抛来几个滚，一气不来丧残生。

脸上发紫，鞭鞭脚就死。安童梅香慌得没主见，连忙送信到张员外家，报与陆氏小姐得知。陆氏小姐躁得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。陆家安童就说了：“小姐，你不能只顾哭，你要向张员外夫妇下个报丧礼，同姑爷回去料理丧事哩。”陆氏小姐向公婆大人下过礼，与丈夫世登随安童回去——

只是抛来只是滚，恨不得哭死又还魂。

“双亲呀，我下无弟上无哥，就生我苦命一个人。

你得病也不向儿送个信，女儿也不曾做端汤奉茶人。

人说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枉枉养我长成人，又不曾做到守护送终人。”

女儿哭娘是真哀，恨不得把亲娘哭转来。

任凭安童多劝解，刀劈剑斩总拉不开。

这遭，张世登作主，叫安童去买棺木，叫梅香去请裁缝做送老的衣服，收尸入殓，女婿、女儿穿孝成服。请了僧道两班，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场。七期一满，出殡安葬。陆氏小姐就对安童梅香说了：“员外、太太俱亡，家中无主，我也有家有室，不在娘家守业。我把田地房产卖掉，把点银子你们去安家立业，各找营生，各自成婚。”安童、梅香说：“我们在你家这么多年，随你小姐恩赐？”陆氏小姐说——

“你们在我家数年春，也不让你走空身。

安童是个男子汉，每人银两二百整。

梅香是个女流辈，你比安童拿双衬。

家中骡马安童得，鸡鸭鹅儿梅香分。

如果你们心意合，自找心爱配成婚。”

陆氏小姐把多余银子——

包包扎扎带随身，交与后娘沈夫人。

沈氏一见多欢乐，恨不得笑了肚里疼。

陆氏小姐与世登公子成婚一载，恩恩爱爱，上界打发文曲星到陆氏腹中投胎。十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，稳婆接生，生到一位书生。

取名叫作张玉童，当作无价宝和珍。

天星临凡，生长不难。玉童长到六岁，送他到小书房读书。开蒙先读《百家姓》，接着就读《三字经》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公子一听就记熟；百而千，千而万，公子读书档档上。

先生只作领头人，难得收到这聪明的好门生。

那天，员外来到小书房去看看玉童，又问问先生。“先生，我家孙子读书可有点书性，可算聪明？”“员外，你的孙子有过目不忘之才。坐相端正，性情温存；教过就读，读过就熟；熟而能讲，流利清爽。

员外呀，只说你二公子书性好，孙子还要胜三分。”

员外一听，分外高兴。回到绣房，同沈氏夫人讲讲：“沈氏，我到小书房去看看世云和孙子玉童，问问他们叔侄二人哪个聪明，先生说他们读书上进，个个聪明。

夫妻讲讲多欢乐，半夜子时祸来临。

半夜子时，阎君问事。拿生死簿一翻，查到张昌。他寿限已到，无常出票，带领一班鬼使前去捉人。

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家鬼引进野鬼来。

进门经过门神、家堂画押，直奔张昌牙床。无常用勾魂票给张昌一看，张昌眼光发暗。

眼发暗来头发昏，寒寒热热病上身。

一刻寒来一刻热，寒寒热热分不清。

热来如临钢炭火，冷来如同身抱冰。

头疼好像乱刀砍，心烦犹如乱箭穿。

沈氏说：“员外，你不要怕，我叫世登去请郎中，衣破从小补，早点服药求灵，替你退送退送，毛病自会好的。”哪晓得，阎君出了票，鬼使不敢乱受贿。吃药如吃水，化纸如骗鬼，延医服药无效应，求签问卦总不灵。

脸上发黄，眼珠落塘；人削骨往下瘦，头发往下脱。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刻不如一刻，喉咙口痰往下一脱，头朝里床一折，气就断绝。沈氏一看不妙，嘴里就叫：“员外，你现在好像是要睡呀，我来替你搬搬好。”

高喊员外不答应，低喊员外也不作声。

世登、世云两个儿子和媳妇陆氏听到沈氏母亲的哭声，晓得不好，一齐奔到员外身前，抱尸痛哭。

呜呜咽咽不成声，捶胸顿足喊亲人。

这叫桃之夭夭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
子子孙孙当堂哭，合家大小哭哀哀。

沈氏场面也哭几声，骨里笑得肚里疼。

恨不得要点点蜡烛烧烧香，他早死一天好一天。

学堂里的先生见他全家如此痛哭，就来劝说：“世登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哭杀得喰他也不得还魂。你们赶紧叫人去买口棺木，收尸入殓，开丧举吊。

前厅门外挂麻布，高厅改作孝堂门。

亲戚朋友来吊孝，世登做磕头礼拜人。”

守灵三天，棺木送到坟堂，员外入土为安。家中逢七做斋，逢节祭祀。沈氏当家，内外一手抓，对员外的思念也就慢慢的淡薄了。

沈氏就想：“现在，我像一匹没笼兜的马，无拘无束，大斧凿子在我手里，可以随我自砧（斟）自斫（酌）了。她有个贴身安童叫张宝。”“张宝，来呀，我有话与你说哩。”“主母，有底高话说？”“张宝，我问你，你家大、二两个少爷哪个好，哪个坏，你可分得清？”

张宝这个安童是天生的奴才相。员外在世时，他在员外身边左右逢源，讨主人欢心。他见沈氏这么一问，立刻见风使舵：“格，主母奶奶，是二少爷好。”“对呀，”沈氏说，“我的世云小，不会欺侮你。世登有妻有子，又是老大，他一窝三口，处处卫护好的，我们今后要想吃他的饭，过他的日子，是靠不住了。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像你张宝这无家无室在人家为奴为仆的人，只有靠牢主人才有福享。”“主母奶奶，这我晓得，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才去做，叫我向东不向西，叫我打狗不吆鸡。”“张宝，如果听我话，跟我一条心，就要帮我——

拿他们三人赶动身，多余家产同你分。”

张宝心上一动，就问：“主母，我帮你做点底高？”“这样，你替我用一千两银子到银匠作坊里钻上三成铅，再用散碎银子到药店买五钱砒霜送到我房里来。”张宝这奴才听话哩，不多几天，把假银子送到沈氏房里，半两砒霜塞到沈氏手里。

一天，世登从外面回来，叫声：“亲娘，儿回来了，可有底高事情要做？”“儿呀，没什么事要做，中饭好吃了，吃饭吧！”沈氏假装亲热，坐到世登身边，把红烧鲤鱼的盆子向世登面

前推一推，示意叫他吃菜。她把身子向世登靠靠近：“儿呀，你父亲过世了，我又不会当家，你也不小了，就把这副担子接过去——当家吧！”“亲娘，我年纪轻，哪懂底高瓜（家）呀茄子？”“儿呀，我哪能包你们一世呢？现在头发花白，像西天的太阳等等险要落。”“娘，这家还是你当，有事尽管叫儿去做，我听你说听你调，决不让你娘生气。”“格么，你要晓得，家无营生做，吃断斗量金。这一寸三分口，喉咙万丈深。坐山草吃尽，坐海水吃干。你不寻点营生做做，怎得了呢！”“娘，叫我做底高营生？”“儿呀，从前，你父亲常到杭州做红花草生意，很能赚钱，是你父亲的熟行熟路，如果你去接上这条路，稳是一本万利。”“娘，好是好，就是没有偌大的本钱。”“本钱嘛，你不用愁，我已为你备足一千两银子，到杭州可算是大本钱客人哩。另外还有一包散碎银子作路费，如果在路途走到南不着村，北不靠店的地方，肚子饿了买不到吃食，我还为你买了一壶黑米陈酒，到那时可以用它点点饥、歇歇腿。”“娘，你真好，为我想得周周到到，我一定要把这趟生意做好！”

讲讲说说天色晚，世登回到妻房门。

一把背住陆氏手，贤妻连叫两三声。

陆氏小姐说：“相公，今天一不是我的生日，二不是岁朝年节，你对我怎这样亲亲热热？”“不，我家亲娘叫我接替先父的行业，到杭州做红花草生意。”“啊，怪不到这样高兴？依我看，你年纪轻轻从来未出过远门，出门出户人生路不熟，你对哪里摸？”“不，事在人为，路在口边，先父的家业不也是闯荡出来的？”“相公，你的话是不错，但我总觉得这个亲娘对你不存好心。就在这几天，不晓她要翻底高腔？”

脸上做丧景，额角上暴青筋，就怕她要丧良心。”

“贤妻，我出门出户的，你不要说开口不吉利的话！”陆氏小姐大贤大德，赶紧改口：“姜太公在此，妇语无忌。”不过，她仍不放心，还是要千叮咛、万嘱咐——

“相公呀，你初次出远门，冷冷暖暖要自当心。

每晚未暗先投宿，日高三丈再动身。

多年饭店少要住，多年古庙少要蹲。

多年饭店有强盗，多年古庙出妖精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遇水要探浅和深，

不怕猛虎当头坐，只怕君子旁边有小人。”

一夜话语休提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天明拂晓，世登用过早膳，辞别陆氏小姐，来到高厅，沈氏将银子包袱和一壶陈酒交与世登，又叫张宝安童送他一程。沈氏说：“儿呀，我不远送了。

依礼要送你二三里，我鞋尖足小步难行。”

“娘，家里事情多，你不要远送了。”

世登上路行，沈氏回转绣房门。

安童张宝安肩挑行李囊送世登来到车马驿站——

阳关大道乘车马，荒村小路用步行。

行过一里又一里，走过一村又一村，三里经过桃花店，七里绕过杏花村，

世登走了一天整，野猪林到面前呈。

众位，底高叫野猪林？荒山野林，野猪成群，一望无垠，见不到一人。这时，日落黄昏，鸦雀无声。世登就想了：在大路上乘车还好，步行的第一天就走到这南不靠村，北不着店的地方？

抬头不见家乡路，低头看不到骨肉亲。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张世登想想孤凄，揩揩眼泪，立起身来对远处一望，看到东北方向有一丝灯光。世登想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有灯火处必定是住户。不管它，走过去看看。

世登站起身，直奔灯火亮处行。

走近一看，是座关王庙。山门半开半掩，关王菩萨坐在佛台上面。世登说：“啊唷，是你老人家气貌堂堂坐在这里？我叫张世登，奉母命到杭州做生意的，现在天色漆黑，找不到下住的地方。关老爷呀——

借你宝地住一夜，明朝绝早就动身。

关老爷，我想不到要走到你家来，我走得慌，跑了忙，不曾请香烛进庙堂。我这里有一壶黑米陈酒，母亲给我当路粮的，我来张张看，可在包里。”打开包一望，真有一壶陈酒，拿去对关老爷面前一顿：“关王菩萨，我今朝没得香烛敬你，就将这壶酒请你尝尝。不过，这里没有杯子又没搭酒菜，只好请你端起来用嘴喝！”格么，你随它去怎样吃，不要替它拧壶盖呢。壶盖一掀，药味透天。关老爷说：“你这冤家用毒酒害我！”周仓站在旁边，听到这话，走上去用大刀柄一梗，酒壶对台下一滚，只听得乒乓乒乓几声——

瓦壶打得粉粉碎，酒就泼到地埃尘。

世登说：“关老爷，你好无道理，官也不打送礼的，我好好一壶酒敬你，你嫌丑陋也不可将壶打碎呀？我这遭在路上肚子饿了哪有吃呢！”

不好了，就怕这次杭州去，凶多吉少难回程。”

世登想呀想，实在辛苦疲困，想不多久就睡着了。关王庙的小道士到深更时分来关门熄灯，见到一人睡在关老爷台前——

只当他是落难人，不忍把他赶动身。

轻手轻脚关山门，不曾惊动他半毫分。

世登眼睛一睁，百鸟开声，天明大亮，赶紧把包袱扎扎实好，拜拜关王菩萨：“关老爷，我少陪你了，

保佑我太太平平回家转，重香重烛来了愿心。”

世登要赶路程，单奔杭州做营生。

来到汉江搭上商船，水路登程。

水陆行走半个月，到了杭州一座城。

一到杭州，城里热闹哩。真是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三里听到人说话，四里听到买卖声，十字街中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世登他——

无心观看城中景，寻访招商店堂门。

他到街上打听了：“请问伯伯，你们杭州哪家药栈最大？”“啊呀，你问药栈嘛，从这丁字街向南，有个‘万记’药房，坐西朝东的便是。”世登一路寻去，来到“万记”门前一望，店面不小，师傅伙计也不少。他走过去对柜台上一伏，与柜台上的先生笃白。柜台的师傅说：“我一早要做生意，与你不生不熟，哪有工夫跟你笃白？”“老板，你别嫌烦，等你把手上生意做完了，我们来讲讲生意，挑你一笔交易。”“你挑我底高生意？”“我打算买你一批红花草。”店主一听，立刻阴天转晴。“大概要多少货？”“大概嘛，千把两的银钱。”店主笑之眯眯，客客气气：“格倒少请教，您贵府何处，尊姓大名？”“老板，贵府、尊姓不敢当，小本行商是——

家住东京洛阳县，城北三里积谷村。

父亲单名张昌号，蒋氏是我老母亲。

我名叫作张世登，乃是张昌的后代根。”

“万记”老板一听，连忙走出柜台，一把握住世登的手：“啊呀，恕我无礼，原来是老客户的令郎，失敬、失敬！令尊与我几十年的来往从未换过顾主，今天能摸到这地方来，莫非是

令尊的指点？”“店主呀——

我父母双双都过世，丢下我兄弟两个人。

在家闲空无事做，单身寻访到杭城。

为了全家糊张嘴，重操父业旧营生。”

“张相公，你吃辛受苦寻到我这里来，我一定帮你把货办好。货真价廉，保你赚钱。”万记老板随口叫厨房热酒办菜，好好款待。“张家相公，你且在本店住下，我来查点一下本栈存货可多。如果为数不够，还要叫师傅们帮你到小商小贩那里去收。”这遭，店内店外，一片忙碌。打包过磅，车推肩扛，送到码头，上船装舱。张世登依价按量，与大商小贩一五一十，把账算得清清爽爽，准备开船赶路。格“万记”药房店面也大，本钱也足，拿货款对银柜里一收，也不晓得银子是真是假。那些小商小贩手里就该黄瓜大的本钱，天天放在手上翻的，他们仔细一看，银色白中发暗，对磨砖上一跌，木声木气像块僵铁。不对，银子有伤，就怕钻铅。一家发现，家家发现，一齐闹到“万记”药店。“万记”老板说：“照理，这是我的老客户，与我共事多年，他都不曾用过假银。不过，从前是与他父辈共事，双方都诚守信誉，不曾出过差错；现在与年轻人共事，又是初来乍到，倒是人心难测。这样，你们别闹，我家也有他的货款，如果我收的银子是假的，那你们的银子也是假的。”“万记”老板忙从银柜里拿出来一看，是一样的货色。“不得了啦，我们受骗了！不过，大家不用怕，他鲫鱼尾巴短，船不曾开多远，还好追他打转。”大家追到码头一看，船才离岸不远。“万记”老板对码头高处一站，直巴嗓子就喊：“客家，且慢走，我们账错的！”世登问：“谁错谁的？”“啊呀，你第一次出门做生意就错给我。”世登真的当账错的呢，连忙叫船老大停纤调桨，回到码头，抛锚掺跳，世登上岸。

一班伙计就动手，可像玉兔遇黄鹰。

揪住张世登，绳索捆绑紧腾腾。

推推搡搡，把他送到杭州公堂。听了“万记”老板禀告，老爷升堂问理。“张世登，你来杭州用千两假银骗取药材，必须从实招来，如有狡赖，重重处治。”

世登跪到公堂上，青天大人叫几声。

“老爷呀，我初次出门做营生，哪敢用假银来害人。

这是一件冤枉事，伏望老爷察分明。”

老爷问：“受骗者是谁，有何见证？”“万记”老板和几个小商店主一齐下跪：“老爷，我们是受害之人。”老爷问：“药草何在，假银何在，总共做了多少银钱的买卖？”“回禀老爷，药材三百二十八包，一千两银子成交。货物装舱开船，发现银子有假。假银在此，请老爷验证！”老爷交与师爷验证后认定，确是假银，决无差错。

“张世登你用假银，王法条条不容情。”

“大人哪，我也读书知道理，不做违条犯法人。”

张世登你滥用假银，又冒充读书知理。既是知理，为何用了假银还不招认！衙役，用水浸皮鞭先打五十。衙役撒野，揪下来就打。

一五一十打五十，两腿打得血淋淋。

“大人哪，你也不要滥用刑，我绝不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“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胆敢抵赖！衙役，这个细贼咬口紧，替我用大刑，请他坐老虎凳。”衙役端来一张长板凳，把张世登两条腿对凳上一捆，脚跟下用两块城砖一衬。

衙役撬起他脚后跟，反扳脚跟垫砖层。

上去连加三块砖，扳得他根根筋骨总松根。

世登他痛得冷汗如雨泻，牙关骨咬得格铮铮。

“大人哪，你就打死我公堂上，我也不是犯法人。”

“衙役，他再不招认，替我拿六面三口菱角铁取来，剥光他上下衣。”

在上抛三抛滚三滚，连皮带肉去三分。

根根毛孔冒鲜血，就像鲜鱼活刮鳞。

世登喊声——

“不好了，我今招也是个死，不招也没命残生。

大人哪，是我是我总是我，我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说一句，写一句，口供录得句句清。世登喊声“亲娘呀——

你常面同我说好话，骨子里设下害人坑。”

老爷问：“张世登，张世登，是你的亲娘用假银让你出来做生意的吗？”

“大人哪，我的亲娘过了世，爹爹拿后母娶进门。

这千两银子出自我后母手，我也不知假和真。”

杭州知府一听，啊呀，可能执杖重了。他怎与我小时一样的命苦，吃了后娘的苦。如此，这个假银案子倒要好好的办理哩！既要分清罪责轻重，又要不让商家受损。

老爷随即转过身来：“原告听着：你们回去从船上把药草收回，折算抵银，不足之处，由被告赔偿。张世登，你违犯朝廷律例，滥用假银，罪责大小，本府还得查个究竟，再行判明。

今且监牢去坐罪，等你赔偿雪花银。”

世登身犯罪，押进监牢门。

披枷又戴锁，昼夜泪纷纷。

监牢里鼓打一更，他哭到一更；鼓打二更，他哭到二更。

监牢里打五更鼓，他在牢里哭五更。

一更里鼓咚咚，监牢里面暗通通。

扁螂又要咬，虱子又要攻。

手又不得散，脚又不能松，只好尽他喂蚊虫。

二更里闻鼓声，想起他自身，好坏不能分。

后娘心肠狠，哑药给我吞。

身上扎铁针，我头脑怎就发得昏，处处拿她当好人。

深夜里敲三更，你沈氏好凶狠。

父亲刚过世，逼我出远门。

场面嘴里说好话，骨子里设下害人坑。

鼓打四更月西沉，想起妻儿在家门。

音又不得通，信又不得闻。

早若听了你的话，如今不到这功程。

五更天东方晓，耳听鸡鸣鸟雀叫。

想到玉童儿，年纪实在小。

你们母子慢慢过，等你爹爹出监牢。

一夜哭到天明亮，五更不曾闭眼睛。

世登在牢里哭五更，外面风雨雷霆吓坏人。

那天是八月十三，钱塘江涨潮，又遇海风呼啸，风雨潮弟兄三个一齐来——

天上乌沉沉，乌云下面白云跟。

三个雷阵四个闪，狂风暴雨下凡尘。

磨子吹了调烧饼，石砾吹了舞流星。

大树吹了连根倒，草积吹了仰翻身。

张世登装红花草的船啊，草身轻飘，堆得又高，碰上几个大浪尖，拿货船拱了底朝天。
不好了——

药包冲得满江滚，活像中秋放荷灯。

满船药草全被大浪卷走，“万记”老板报到杭州府台。老爷说：“你们主客双方银货两讫，遇上天灾受损，应由客方承担，与你们无关。至于这假银嘛——

世登尽赔一千两，银到随时就放人。

倘若一年银不到，三百六十天坐监牢。”

不提世登遭磨难，再讲沈氏黑心人。

沈氏在家想想：“张宝，妥了呱，上了我破布朗——当了。不晓可是嘴馋吃酒，毒死在哪腰沟上，还是被强盗抢劫杀死在荒山上？如果不是碰上这两桩，稳是用了假银在杭州坐监。”

明天一早，沈氏衣袖一反扳，罗裙一倒煞，来到陆氏媳妇面前。陆氏见婆婆一到，连忙叫声：“婆婆，你怎这么早的？”“媳妇，我来看看你的，我家世登可曾回来？”“婆婆，他不曾回来。”“呀，这个冤家倒算个人呢，我好歹还对他说的，不问生意好丑，要常回家看看，竟是吃了果子忘了树，投到人身‘曹官’总不晓得还了！格么，人不回来可曾有钱寄回？”“婆婆，也不曾有钱寄回。”“媳妇，我晓得了，这遭你们夫妻俩一条心，存私房钱，买私房田，总欺我的世云一个人。”“婆婆，不要说冤枉话，真的不曾有钱寄回。”“媳妇，我在暗处，你们在明处，钱不曾有末可有信给你？”“婆婆，信也没有。”“我晓你脾气的，赖劲凶呢，一赖一个白迹。不过，我的章程早就定好了，不想吃你们的饭，过你们的日子，我们趁早，荞麦屑团——一戳两开。

你们弟兄两个把家分，另砌烟囱各开门。”

“格，婆婆，我的丈夫不在家，你与我分底高瓜（家）呀茄子？”“分家也要丈夫在家，我不能做主啦？况且我又不欺你们！”“婆婆，随你多说，世登不在家，家是分不成的！”“啊依喂，你倒过钉耙来锄天啦，世登一世不回来，一世也不分家啦！张宝，这个冤家勒头犟哩，替我用湿水麻绳打，不把点颜色她看看，她也不知染布店是怎样开的哩！”张宝这奴才与沈氏合穿一个裤裆，听话哩，提起一根湿水麻绳对陆氏身上——

噼噼叭叭像放霸王鞭，打得陆氏口口声声喊皇天。

世登的儿子玉童，见他妈妈挨这样毒打，痛心哩！叫声“张宝叔叔呀——

你做做好事不要打，情愿与奶奶把家分。”

沈氏说：“好哇，情愿分呗，张宝住手。”玉童说：“娘，分就分吧，不要在奶奶身边过这受罪日子。你还不晓得啊，奶奶常常把眼睛对我勒，吓得我吃总不敢吃，直到今天我总不敢对你说。娘呀——

分开我们慢慢过，只等爹爹转家门。”

“儿呀，还不晓得把我们分到哪里去呢？”“媳妇，你只要承认分，我老八十也没二样心，一根筷子一折两。你家是老大，应当分在上首；我家世云是老二，只好蹲在下首。上首在东面，你家公公在世时，在东沙十里长堤竹观巷开了三爿典当，四爿钱庄，还有十二个庄房，还又买了五百亩沙田，你们去随你收租还是自种，这些家产归你们执管。”陆氏只当是真情，气塌塌听她分啊。

最后，陆氏来到自己房里把好一点的衣服打好包袱，准备带走。沈氏盯好她的，就说：“媳妇，我对你不算差待，这遭我眼睛看不见做针线了，这好一点的衣裳也好丢给我作洗换。陆氏一气之下，不愿跟沈氏多说，把好衣好裳丢下，把旧衣破衫打成包袱，准备带走。

众位，沈氏把媳妇驱到这种地步，还做鬼猫哭老鼠——假仁假义说：“媳妇，你们初到那里吃用不便，拿锅里剩饭铲了去，再量二升米，抓把筷带走！”陆氏只当没有听到。气塌塌，纠罗纠罗凑成一担。玉童说：“娘，让我来挑。”陆氏对玉童看看，人呀只有凳脚高，升箩口粗的腰，哪挑得起啊。“儿呀，我来挑，让你挑坏了腰，不害你下半世！”

陆氏肩挑箩担泪在抛，啼啼哭哭往前行。

路见之人骂得凶，沈氏后娘丧荫功。

也有人家做好事，接过担子来送行。

路上行走不打等，十里长堤面前呈。

到那里一望，吓得心里乱荡。哪来有三爿典当，四爿钱庄，十二个庄房，是一片荒滩，茅棚三间。东壁打西浪，竹架荡叮铛，是当年搭在草滩上看滩的更棚。陆氏说：“儿呀，听了你奶奶的话，可有好日子给我们过啊！”“娘，别管它，来嘛已经来了，如果再打转回去，与这奶奶也说不到理。要是跟她翻翻腔，就怕又要吃皮鞭。娘呀——

我们咬口生姜喝口醋，再苦再累慢慢挨。”

陆氏见这凳脚能高的孩儿能懂情理呗，心上也算得到一点安慰，就是眼泪不得干。“儿呀，今朝跑了一天，到现在还不曾有粒米下肚哩。”正准备解开包袱拿带来的次饭给他吃，只听一声虎吼，从山脚下窜出一只斑斓猛虎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直向玉童他娘俩扑来。陆氏一见不好，连忙抽出棍棒护住玉童，战战兢兢，盯着老虎。那虎，头像笆斗，脚像抓钩，“叭、叭、叭”，扑地施威，吓得他俩魂不附体。

“不好了，婆婆逼我到荒草地，落进虎口难逃生。

苍天哎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鸣！

可有神明救救我，搭救我落难小苍生。”

好比一盏孤灯渐渐熄，来了添油添灯人。

来了哪个？幽冥教主地藏能仁从这上空经过，俯首一看：“啊呀，文曲星在此遇难。”遂掐指一算，“呀，只配他遭难，不该他丧命！”

十磨九难才成器，不磨不难不成人。”

地藏王菩萨随手挥动锡杖，在离玉童周围三十丈的地方划一道圆圈，顿时金光四散，夺目耀眼，猛虎吓得就回山。从此，一切豺狼虎豹都不得进入圈内。

虎走险脱，陆氏惊魂稍定。打开包袱一看：“儿呀，你要来啦，就该这二升米，只够吃两三天，若遇阴雨落雪，更没粮防荒应急。

玉童呀，我就到后山树上用根绳，了却我一条命残生。

孩儿呀，我思前想后费思忖，丢不下你心肝后代根。”

“娘呀，你千万不要往绝处想，要向好处多思念，

日子难过慢慢挨，没得粮吃我挑野菜。

就是沿门去乞讨，也要拿你妈妈养起来。”

“儿呀，你是娘的胆，有你在身边我就不怕。不过，这拖棒出门要饭呗——

我抬起头来又怕丑，低下头来又怕羞。

年纪轻轻要饭吃，人前人后骂不休。”

“娘，我们一不是好吃懒做，二不是犯了王法，是挨奶奶逼到这种地步，暂时无路可走，等到爹爹回来，有商有议，再想别的生路。”“儿呀，为了活命，只好走这条路了。”

这遭，玉童左手挽只讨饭篮子，右手拿根防狗棍子，母子俩——

一路跑来一路哭，低头俯面往前行。

“孩儿，你外公外婆又不在世，没得伸冤理枉人。

心肝呀，你爹又被奶奶骗出门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闻。

哪怕是一手拖上两根讨饭棍，也要等到你爹爹转家门。”

娘儿俩来到街坊乞讨。玉童在前见人就打躬作揖：

“奶奶姥姥呀，做做好事啊，次粥次饭少喂犬，

你们修子又修孙，舍点我娘儿两个人。

先生、老爷、太太小姐们，行行好来把点我，救救我们落难人。”

她们前面走过，后面人就议论：“这一大一小两个花子是哪里来的？”“哪来的？听说是个高门大户，秀才底子，遭后娘虐待被赶出门的。”“啊，这倒可怜呢。”

所以，他们来到人家门前，也有人家盛点饭，也有人家舀点粥。玉童他——

要到好的给娘吃，馊粥冷饭自己吞。

日间村庄沿门讨，夜宿茅棚暂安身。

时光如流水，日月晓夜行。眼睛一眨，到了来年四月廿八；再过七天，就到五月端阳。沈氏对张宝说：“这两个冤家给我弄走大半年了。我有数的，他们到现在不回来，说不定，不是饿死就是冻死，今后随他们有吃没吃，是死是活，概与我们无涉。我们把世云照顾好，将来朝廷开南考——

有了一官并半职，也好到他衙门里散散心。”

“张宝，我已对世云说了，请先生五月初五到我家过端阳节。你去办菜，是六大四小；办酒，要陈年老窖，请先生吃吃饱，拿我家世云教教好。

不能中个状榜探，也中进士前几名。

到了五月初五中午，世云放学回来。沈氏问世云：“先生可曾来呀？”“妈，先生说，今朝请他吃酒的人家多，他分不开身，不来了。”世云对那一站，眼张眼识，看看满桌菜，就是不坐上去吃。“娘，我家哥哥、嫂嫂，还有玉童子侄，你怎不喊他们回来吃饭？”“儿呀，他们家顿顿有鱼，天天吃肉，何在乎这点。这点菜是专为你和先生的，先生不来你就吃吧。”“娘，这许多菜我吃不了。既是端阳大节，应当把哥嫂子侄们叫回来合家团聚，有讲有说，吃得快快活活！再则，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，也不晓得玉童长得可壮，养得可胖？”“啊唷，闲思量，惹角落，你吃你的，想他们作甚？”“格亲娘，今朝你不把他们喊在一起，我也不吃，一个人吃也咽不下去！”

“世云儿哎，娘对你说实话吧，你哥哥我叫他上杭州去做生意了，身上带了药酒做路粮，带的假银做本钱，到如今不回来，我猜他不是在路上吃药酒毒死，就是在杭州问罪坐牢，一世也不回了。你嫂嫂和玉童被我骗到十里长堤去了，说那里有三爿典当，四爿钱庄，还有十二个庄房，其实那里只有三间茅棚搭在荒滩边的虎山脚下，住到虎口里去了。

世云呀，为你冤家一个人，费尽我五脏六腑心。”

世云一听，急得没命，只是顿脚，打自己耳刮(光)。“娘，你怎丧这个良心呱，这要遭天怒人骂的！我要你为我操底高心？是人总有一块天一块地，

不要说只有弟兄人两个，就是六个也不嫌多。

娘呀，你竟做出这种事，先父在九泉之下也伤心。

娘呀，如把玉童来害死，这本账总算不清。

娘，我不知则已，既然知了我决意不吃，我要去看看嫂嫂和侄儿哩！”“世云，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倒跑跑看，那地方老虎又凶，去了还有性命打转？”沈氏脸一青胖，手一反剪，对那一站——

“我今做个撑门杠，看你怎得出前门。”

世云见母亲拦在门口，不好与她硬性争吵。气对嗓子里一郁，伏在桌上呜呜咽咽就

哭。沈氏看到二更之后，倒也辛苦了，揉揉眼睛，打几个呵欠就回房睡觉。世云站起来，猫着腰走到沈氏房门口：“娘，”不作声。“妈呀，”不作声。“啊，也就这样狠——老虎也有困着时。”他心上想：我娘这样对待哥嫂侄儿，我对他们怎得过意呢？他轻手轻脚来到粮房，畚一斗糯米对布袋里一灌；打开抽屉，拿千把个铜钱往衣袋一圆；来到鸡窝，捉一只雄鸡对篾篮里一放；到水缸里捞两条鲤鱼，用绳一穿拎在手里。

包包扎扎就动身，张看嫂侄两个人。

心念亲人脚头轻，三步当作两步行。

在路行程来得快，十里长堤面前呈。

来到十里长堤，已日上三竿。陆氏锅下没草烧，用把秃齿钉耙在屋后伐茅草。玉童见母亲在忙烧草，也就跟着去帮拾拾刮刮，拍拍刷刷，放到太阳光下去晒。一见他叔叔的人影，赶紧把茅草对地上一甩，一个趟子跑过去——

一把背住叔叔手，双膝跪到地埃尘。

“叔叔，你来了啊！”玉童嘴上说话，眼泪千双下。

“叔叔呀，我想你想得肝肠断，望你望得眼睛穿。

我们苦处没处诉，只望叔叔来伸冤。

叔叔呀，奶奶心肠狠，处死我娘儿两个人。

叔叔呀，我们日间村庄讨饭吃，夜宿茅棚暂安身。”

“玉童，不要哭，你娘在哪里呢？”玉童用手一指：“妈在那边伐茅草。”“把你妈喊回来，我要向她赔罪哩。”

陆氏见小叔叔一到，把钉耙对地上一撂，就放趟子对家跑。

一把背住小叔手，亲兄弟连叫两三声。

“叔叔呀，婆婆心肠狠，毒棒毒棍把我赶出门。

逼到这个荒野地，险些活活被虎吞。

我们现在米麦没一升，烧草没一根，

有了朝顿没夜顿，沿门乞讨度晨昏。

叔叔呀，心想寻你哥哥回家转，这大海茫茫怎捞针。

今日能见叔叔面，好比枯木又逢春。”

“嫂嫂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哭呀哭，哭得我心上像突粥。正是我晓得你们在此受苦，才来张看你们的。你们不要愁，再苦再难总有我来照应。从今以后，我隔三离四就送一趟米粮，直到哥哥回来，我们兄弟俩再合成一家。”

讲讲诉诉不经心，太阳已升到头顶。时光将到中午，陆氏揩揩眼泪叫声：“玉童，去淘米烧饭，再把叔叔送来的鱼和鸡捉来给我，用刀杀杀放锅里烧烧，大家吃顿欢喜饭。”“嫂嫂，不要杀鸡烧鱼，这东西是送给你们的，留着你们吃。”“叔叔，东西到我家就算我的，我是借花献佛。”陆氏说着拖起菜刀就杀鸡。世云一见，赶忙去到陆氏手里夺鸡。陆氏心诚手快，咔嚓一刀，鸡头往下一抛，鸡脚一挣，鸡血对世云穿的汗衫上一喷。“叔叔，叫你不要来夺手夺脚的，这下好看哩，鲜血溅了一身，白汗衫成血汗衫啦！快脱下浸在水里，让我替你洗洗，晾干了吃过饭好穿身上回去。”正说之间，外面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要下暴雨啰！世云一见，拎起外衣，对身上一披，说声：“嫂嫂，外面要下大雨，我不在此吃饭了。”世云脚底像抹了油，跑起来像神牛。陆氏连忙喊他回转，已经走出去老远，喊不回了。

众位须知，张世云与西岳华山公主有宿世姻缘。太白星君乘风从此上空经过，见张世云在十里长堤探访兄嫂，就想——

“我今不把媒来做，他何年何月得成亲。”

太白星君用拨金关一道，把张世云拨到云雾之中——

耳听风声呼噜呼噜如雷响，飘沙荡荡度动身。

仙风阵阵来得快，华山早到面前呈。

仙风一收，拿他对山脚下一丢，挨巡山锣兵看见：“呸，你这小厮，往哪而去！”“哦，我往家里去！”“你知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哦，大哥哥，我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：此山是我寨，山路是我开，欲从此山过，丢下买路财。丢下银子来买路，饶你一条狗性命，没得银子来买路，丢下头来往前行。”

“寨兵哥哥呀，我又不是买卖客，哪有买路雪花银。”

“没得银子，跟我去见寨主，听候发落。”华山公主见了张世云问：“来者家住何地，姓甚名谁，来此作甚？”“寨主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家住东京洛阳县，城北三里积谷村，父亲张昌是名姓，沈氏是我老母亲。

我名叫做张世云，是张昌的次子小书生。

只因张看陆氏嫂，乘风飘到贵山来。”

“喔，是天上落下的？”华山公主抬头把他从头看到脚后跟，果然是位小书生。两耳垂肩，两手过膝，鼻直口方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

他是伞破骨子在，是我久念的意中人。

“张世云，你既是读书之人，不妨同去看看山景兴诗赋对如何？”“公主，人落荒，铁落炉，要打要捶只好听你的便。”华山公主带了一男一女随从，来到顶峰，高入云空。一览眼底：东有朝阳峰，西有莲花峰；南有落雁峰，北有五云峰；还有玉女峰，位居其中，片片白云从五峰间隙中飘过。华山公主感慨地说道：“风吹云动山不动。”张世云一听：哎哟，这是她出的上联？记在心上，不动声色，信步来到山边对下一望，一条长河，胜似银练，舟楫点点，百舸争流。“公主，你看那道河里‘水推船流岸不流’。”公主一听，拍手大笑：“巧对呀巧对，汉(岸)不留(流)俺留！”

张开樱桃口，老老面皮就开声。

“相公呀，不要嫌我容貌丑，愿做牵床掸席人。”

世云一听，双手直摇：“寨主，你是天我是地，你为王我是民，

龙配龙来凤配凤，鸟鸦怎入凤凰群。

你是山寨擎天柱，我是离乡落难人。

寨主呀，你今不要错爱我，另选门当户对人。”

寨主、寨主，什么事情都是她作主。张世云不依，她大发脾气：“弟兄们替我动手，将他绑到将军柱上，挖他的心，抽他的筋。”寨主开口，哪敢不动手？七手八脚，拿他对将军柱上一扎。锣兵拔刀对世云心口上一顶，公主一惊。心里话：我是吓唬吓唬他的，当真好挖他的心哩，挖了他的心，不就送了我的命！遂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，再问他一声，如果回心，刀下留情；

说声不回心，剥他皮来抽他筋。”

世云挨一吓，魂总飞啦得。遂说：“不晓回炉烧饼可脆呢？”“寨主，他愿招亲了。”“好哇，把他放下。

相公呀，我性子暴躁惊吓了你，还望包涵八九分。”

一把拽住世云手，来到高厅去谈心。二人对坐，香茶压惊。公主吩咐女将男兵，点起七盏星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，拜过天拜过地，拜过虚空过往神，

夫妻又拜和合相，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一夜夫妻鱼水情，讲讲说说到天明。明日清早，公主领世云巡视山寨。只见营帐林立，

旌旗招展，厉兵秣马，井井有条，好一派世外天地。公主说：“相公，大丈夫应以四海为家，不必再思乡恋土了，安心在此与我经营山寨，治理一方如何？”“公主，这叫我怎说呢？”，

营寨安扎在岭头，山涧泉水潺潺流。

山又清来水又秀，你愿收我我愿留。”

“相公呀，留在山上做寨主，你做公来我做侯。”

世云说：“公主呀——

只愿作双鸳鸯鸟，不做拦路剪径人。”

“相公，那这山寨作甚？”“这山寨呀，要我称王，要做个公平岱王。

巨商大贾从此过，罚他丢下买路银。

落难之人从此过，赠他盘缠好动身。”

这“公平山寨”四个字，黄旗又到九霄云。

张世云华山招亲——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再提沈氏黑心人。

沈氏睡到天亮，起身一看，门户洞开，又不见世云在家。“张宝，你知世云上哪去了？”“主母，我怎知他到哪去呢？”“不得了啦，就怕到陆氏和玉童身边去了呱。替我查查看，可曾偷底高东西带走？”张宝寻到粮房，只见糯米撒了一地；到鸡窝里一望，少了一只雄鸡；用手到水缸里一捞，两条鲤鱼也没有了。“主母，你馋了要吃鱼，自己舍不得吃，也被二少爷拿走了。主母，我原说的，这遭儿大不由爷，家里东西往外拿。”“这个不习上的东西，我去望哩！”

沈氏出家门，乌鸦在头上喊三声。

乌鸦一叫心担忧，走起路来两脚抖，

爬了多少沟坎路，跌了多少大跟斗。

气急脸红来到十里长堤。陆氏看见婆婆到，连忙把讨饭篮、讨饭棒拿出来对门口一放，叫声：“婆婆，你来了哪？”“哦，媳妇，在这里可好？”“好啊，顿顿吃的百家饭，夜夜睡的金丝草，还有底高不好！”“见我来算是对我诉苦？有北瓜饭吃还不好，街上人没得北瓜吃还到乡下去买呢！不要嫌好道丑，拿北瓜饭吃到老就算享福的了。我问你，世云可曾到你这里来？”“他来做底高？不曾来。”“不好啦，这冤家到哪去了？他来了就说来了，不要哄我，若是哄骗了我，那我是不轻放你的！”“婆婆，他来是来过，已回去了。”“你这冤家怎哄得过我，他如是回去，在路上怎不曾碰见！陆氏，你不要嘻呀嘻，拿我儿子固在你家里——

你这冤家年纪轻，三月里芥菜起邪心。”

“婆婆，你不要说冤枉话，不信，你可以进去寻！”“我倒客气不寻呢！”在那寻呀寻，见到竹竿上有件汗衫晾在上面。“喔，还回去哩，这汗衫不是我家世云的？”仔细一看，血迹斑斑，还未晒干。“啊依喂，不得了啦，世云挨你杀掉了！”“婆婆，世云真的回去了，这汗衫上的血是小叔杀鸡，鸡头一抛，鸡脚一搔，鸡血对他身上一洒，他脱下来准备洗的，谁知天上起暴，他拔脚就跑，真的回去了。”“冤家，我晓你家产分了不称心，起了报复心，磨磨钢刀杀世云。

陆氏哎，你杀了世云如杀我的头，与你一不做来二不休。”

收起汗衫回家转，衙门里面去报官。

沈氏来到家中把这事与张宝一讲，把血汗衫用布一包，

沈氏把它带随身，衙门里去把冤伸。

堂鼓打得咚咚响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洛阳县知事胡坤坐堂：“谁人喊冤，冤在哪里，枉在何处？”“回禀老爷，小民张沈氏，我儿张世云于端午节送礼去张看她兄嫂张陆氏的，不料陆氏心怀不良，上去一刀，人头对下一抛，好端端一个人就挨她杀掉。

老爷呀，她杀我小儿想把家产吞，老爷要为我把冤伸。”

老爷一听，不大相信。怎？官也不打送礼的，狗也不咬出恭的，一个妇道之人怎么无缘无故就杀送礼的人呢？真是阎罗王没卵子——鬼也不相信！“叭”，老爷把惊堂木重重一拍：“沈氏，你告媳妇杀小叔，有何为证？还是钢刀血迹，还是尸体正身！”

“老爷呀，我一没凭来二没证，血汗衫一件做证人。

老爷呀，这个泼妇心肠毒，毁尸灭迹不见痕。”

胡老爷看过血洒的汗衫，心想：既有血汗衫为凭，实属真情。“衙役，替我把张陆氏拿来！”

公差衙役人四个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公差来到十里长堤，直奔三间茅棚。“你叫张陆氏吗？”“大人，小民正是。”“你婆婆上大堂告发你，你知道吗？”“大人，不知他为何告我。”“我们公事公办，凭票抓人，跟我们走！”叫她走，不肯走，“咔嚓”一把锁——

锁住琵琶骨，铁链子拖了就动身。

抓到县衙，老爷升堂，传沈氏上堂对质。沈氏心狠，来个先发制人。

喊声“青天大人哪，这个婆娘心肠狠，杀掉我的后代根。

他死要还尸，他在要还人。

如果不还我尸和人，我也不要命残生。”

陆氏听到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“老爷呀，我婆婆素来虐待我，她张开血口乱喷人。”

“叭”，胡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：“张陆氏、张陆氏，你年纪虽轻，赖劲不小！今有这血迹斑斑的汗衫为证，你还抵赖！衙役，替我动刑！”“老爷，用什么刑？”“杖打八十。”老爷开口，衙役动手。

一五一十打八十，两腿打得血淋淋。

只是抛来只是滚，痛死过去又还魂。

“老爷呀，你就打死我公堂上，我也不是杀生害命人。

老爷呀，这汗衫的血，是我为小叔世云杀鸡，他不让我杀，要留给我们吃，

与我争呀争，鸡血溅了他一身。

他见天将下大雨，心急火燎就转家门。

老爷呀，当时他一出门，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，又在那荒山野地，独自一人行走，

如他不曾回家去，不知可曾被虎吞。

或是狂风卷走他，叫我怎还得出这个人。

冤枉冤枉冤枉啊，明明他世云回家去，腾腾空怎失了一个人。

老爷呀，我浑身长嘴也说不清，伏望老爷察分明。

如果我杀了张世云，凌迟碎剐也甘心。”

沈氏一听，拾住了陆氏的漏径，随即顶上一句：“老爷呀——

雨天虎豹不觅食，哪有猛虎伤他身。

若是狂风卷走他，洛阳怎没第二人。

老爷呀，分明她杀人不认账，胡言乱语骗大人。”

“陆氏、陆氏，鸡血怎能流到人的上身，狂风怎能把人卷走？分明是你畏罪抵赖，拒不招认！衙役，替我拿烙铁放炉里烧红，从她肩胛上往下刷。”老爷口到，衙役手到，把扇红的烙铁对陆氏面前一现——

烙铁还未上她身，陆氏顿时失掉魂。

喊声“不好了呱——

我招也是死，不招也不得生。

是我是我总是我，我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老爷又问：“你为何要杀张世云？”陆氏低头思忖：要是说不曾杀张世云，就怕烙铁要上身。只好咬咬牙根，叹出一声——

“我将小叔来杀死，省得家产对份分。”

说一句写一句，口供录得紧腾腾。

重枷重锁押出去，监牢里面做罪人。

玉童见母亲被公差抓走，跟在后面就追。一边跑一边哭，爬了多少沟坎头，跌了多少大跟斗，

等他寻到监门口，跌得乌嘴黑鼻头。

牢头禁子问：“你这小厮，来此作甚？”“牢头伯伯，我来看母亲张陆氏的。”牢头禁子把手一伸。“你可懂规矩？把开门钱拿来！”

“伯伯呀，我娘儿俩都讨饭，哪来开门雪花银。

伯伯呀，我母惨遭冤屈事，被人陷害入牢门。

让我会一会生身母，她在牢里才放心。

伯伯呀，你做做好事开开恩，一重恩当报九重恩。

伯伯呀，让我见一见生身母，胜积阴功修子孙。”

牢头禁子见他哭得可怜，就问：“小把戏，你几岁啦？”“伯伯，我六岁加八个月。”“啊哟，我家十五六岁的孩子总没他晓薰董，真是可爱又可怜。好吧，我放你进去看看。不过，你不能停留多时！”“多谢大伯，这规矩我懂！”牢头禁子打开牢门，玉童一见——

重枷重锁在狭床上，杵嘴棒杵得紧腾腾。

喊声：“娘呀，妈呀！”陆氏睁眼一望——

“乖乖呀，我浑身疼痛不得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
心肝肉呀，我一天只有四两饭，稗子沙粒有三成。

我痛未痛断命，饿未头发昏，生死在这欠时辰。

心肝孩儿呀，你到长堤慢慢过，不要想念你母亲。”

玉童说：“妈，你在里面慢慢挨，我到外面要饭送进来，宁可自己没得吃，也不让你娘挨饿。”

玉童拖瓢带碗，沿门乞讨，叫唤不停——

“奶奶爷爷少爷们，我娘含冤在牢门。

次粥次饭把点我，送给我娘度残生。”

也有人家舀点粥，也有人家盛点饭，

玉童他，宁可自己收裤带，一日三顿送进监。

玉童在外面讨饭，跑呀跑，倒挨沈氏看见了。“张宝，才间不是玉童这细冤家！不要看这个小东西，人没三尺，一肚子仙识，等他长大成人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！”张宝问：“你看怎弄？”“怎弄？斩草不除根，来年要报春。张宝，你可有本事把这个冤家杀掉？”“啊哟，我样样总会，杀人不敢。”“张宝，你不敢末可请到人动手？”张宝一想：“主母，这长堤后面有个叫王老虎的人，他人又粗胆又大，能杀猪能打虎，他的名字本来叫老汉，就是打死了一只虎而出名叫王老虎的。如果要请到他杀个小孩，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不过，人无利息，谁肯早起？”沈氏一想：“哦，想起来了，这王老汉种我二亩七分田，借我一千五百个钱，倒有五六年，本钱利钱不曾还一点，我去请请他看，料定我开口，不会让我丢丑。”沈氏拿了十两银子

对怀里一塞，跑到王老汉门上。这时，王老汉忙了烧中饭。草湿柴潮烧不着；忙了半天，烟囱里才冒烟。“王老虎可在家？”“外面哪个？”“哦，是我沈氏。”王老汉站起来对她一相：“哟，东家奶奶，我晓得，是来向我要钱的！”“哎，这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不是来要钱的，是来问你可要发财的？”“东家奶奶，你总说些稀奇话，还有哪个有财不发？”“王老汉，既要发财，我倒问你一句话，你可会杀人？”“老东家，你怎问这话呱！我桩桩总会，杀人不内。”“王老汉，你不要拿板做腔，拆我的桥抽我的跳。你帮帮我的忙，拿我孙子玉童杀掉，只要做得人不知鬼不晓，这里先拿十两银子作定金，事成之后，再请你吃桌酒，而后——

拿陈单旧据退把你，作自田自种过光阴。”

王老汉一听，大吃一惊，但立刻就动脑筋，转而心平气静。“老东家，请你放心。我中饭不烧，就来磨刀。”“格，王老汉，我小气在先，事成有何为证？”“奶奶，刀口血迹为凭。”

沈氏一走，王老虎拖张雪亮的驼刀，出门就往外跑。王老虎的妻子在房里对他们二人讲的话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晓得不好，出门就喊——

“丈夫哎，你不要吃得千人缸里的粪，我你也有后代根。”

王老汉只当耳边风，放开脚步奔向村外。

站在荒山脚下等，等候讨饭过路人。

不曾多久，张玉童肚子要饱，把多余的好菜好饭盖在篮内，兴致溜溜，跳呀跳，跑了蛮哨，送饭去给母亲吃。王老虎见他走过来，故意拿头一低，只当没有看见。等他走过去不远，猛然一声大喊：“你可是张玉童？站下来！”“王老伯伯，你做底高？”“做底高？请你吃刀！”“王老伯伯，你家儿子比我高，还同我小叫化开这个玩笑？”“谁同你开玩笑？”王老虎把刀捎了人头高，一把抓住玉童的蒂都蒂，刀对他肩上一搁，玉童吓得放声就哭：“伯伯呀，刀下留人，饶命要紧——

你与我既无冤又无仇，为何要杀我的头。

伯伯呀，人到难中须搭救，不能落井下石头。

伯伯呀，你杀我一人还便罢，连我母亲也活不成。

伯伯呀，你饶我一条残生命，日后我割肉烧香报你恩。”

王老汉听到这一声，钢刀脱落落地埃尘。

“玉童，你别哭，也不要怕。不是我要杀你，是你奶奶用十两银买嘱我的。我出门的时候挨你伯母一提醒——

打动了我的心，放下屠刀重做人。

玉童呀，洛阳地方你不能蹲，海角天涯去逃生。”

“伯伯呀，我今只有六七岁，东西南北总认不清。”

“玉童，我替你想的，别的地方不要去，单奔杭州一座城，

只要得到杭州地，寻访你生身老父亲。”

“伯伯呀，杭州路程远得很，哪有盘缠好动身。”

“玉童，这也不要愁，你奶奶有十两银子给我的，我也不要了，送把你在路上用。不过，你要赶快动身，不能在洛阳久留。”

王老汉放走玉童，还要到沈氏那里去交差领赏呢。一看刀上没有血迹。正巧，一只野兔被猛兽追了血奔了心，对身边的大树杆上一撞，四脚朝天。他拎起来用刀一杀，兔血对刀口上一抹，顺手对腰间一煞，血沾郎情，血还未凝，跑去对沈氏面一撂：“老东家你看，这个细贼跳呀跳，跑了蛮哨，我追上去从他后面咔嚓一刀，头对下一抛，脚搔总不搔——

神不知来鬼不晓，眨眼之间丧残生。”

沈氏问：“王老虎，你可曾把尸首圆掉？”“奶奶，这还要你说——

拿尸首抛到荒山上，猛虎拖去当点心。”

沈氏听到这一声，心总落到脚后跟。

沈氏赶快热菜炖酒，款待不丑。酒饭之后，沈氏退还他陈纸旧约。王老虎从此行善积德，在村头上——

开了一爿茶馆店，做个说和道理人。

玉童从王老汉手下死里逃生，不敢从大路行走，只好爬河坎转沟头，跌跌撞撞来到牢门口。“娘，妈呀！”“乖乖，你来了哪？你在外面欢喜哩，兴了头总不在颈脖子上了。太阳歪西几丈，我到现在还不曾吃饭。

玉童呀，我饿得祖宗亡灵在我身边团团转，眼目昏花冒金星。”

“娘，你不要说冤枉话。

儿在外面要饭吃，几乎不得命回来。”

“儿呀，出了什么事？”“娘，你猜奶奶心多黑，她买嘱王老虎伯伯拦在山脚下杀我，他刀举了有人头高，我吓得就求饶，

磕了多少枣木榔（头），喊了多少声冤枉，

王老伯伯心肠好，饶了我一条命残生。

娘亲呀，他说我洛阳县里不能蹲，叫我海角苍天去逃生。”

“玉童呀，你今才只六七岁，逃到何处可安身。

儿是娘的心头肉，远离娘身怎放心。”

“亲娘呀，你莫看我年纪轻，我纸糊灯笼肚里明。”

话犹未了，听衙役说，上司公文要到，定她谋财害命，判她六十天杀罪！

玉童听到这一声，恨不得哭死又还魂。

一把背住母亲手，双膝跪到地埃尘。

“娘亲呀，孩儿今朝行个礼，报报当年养育恩。”

玉童随手从衣上撕下一块白布，对头上一顶——

“娘亲呀，孩儿今朝戴个孝，是六十天之后送你行。”

儿离娘亲声悲悲，娘疼孩儿心撕碎。

花落又遭连夜雨，堤破又遭浪来推。

玉童离娘出逃，走不向前，一步三回头。

有玉童，离母亲，如刀割肉，

有陆氏，看孩儿，似乱箭穿心。

玉童离娘身，啼哭泪纷纷。

风餐并露宿，沐雨栉风尘。

日间边走边乞讨，夜宿古庙当家门。

玉童蓬头散发，裸身赤脚，来到汉江口岸，面对茫茫大江，坐在江边上憩息。

洛阳一个唱梆子戏的班子，在码头上装箱上船，开往江南。戏班的老板看到玉童，人虽不高，生相蛮好，不知他从何处流浪到此？要是愿跟我去学戏，倒是一块好料。想着想着，便走过去问：“小把戏，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，为何一人在此？”玉童对他看看——

未曾开声泪先行，哭哭啼啼诉冤情。

一五一十说得清，落难之中遇恩人。

戏班子的老板，原来是玉童祖父张昌的同窗好友。后来，一个做红花草生意，一个唱梆子戏，张昌又是他的票友。他就想：老友的孙子落到这种地步，要到杭州寻父，我得要救他一把，先乘船带到苏州，班子在苏州唱戏，我再亲自送他到杭州。

一到杭州，老板对玉童说：“你又不知你父亲住在何处，我又没得工夫帮你寻父，你一个人在此慢慢寻访吧。”

杭州城地方大哩，车来马往，人流如潮，这个没眼的笛子怎么吹呢？只好边要饭边打听了。

第一天到东门，第二天到南门，转过来到西门又到北门。要来要去，周而复始，又从头来起。人家说了，这个小家伙，凳脚能高，不学得习上，沿小就要饭，真是讨饭三年官总怕做，身上筋总懒皱起来了呱，没得把你！挨人家一钝（霉），又气又恨。一天，来到一家饭店门口，一个堂倌手里拿了只空碗来到门口一看，又是这个小叫化。见他站着不走，心里来火：“天天来要，哪有许多饭菜把你！”转身一甩，脚挨门槛一绊，跌出去几丈。“咣当”一声，一只瓷碗倒摔破了。堂倌爬起来气对玉童身上出：“快点死走，不要蹲这块害我！”连忙把破碗拾起来对巷弄里一撂。玉童讨个没趣，就去把破碗片捡在手里，用筷子一敲，“叮叮当，当当叮”，想起来好悲伤。

玉童就把莲花唱，敲起碗片答答腔。

“弟子也把莲花唱，两旁善人也帮我答答腔。

金花起呀银花落，（和：金唵花，银唵花，莲花落）

莲花落里听根由。（和：嗨嗨活菩萨。）

若要问我的名和姓，

（以下一起一落句的和声与上同）

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高山上点灯明（名）头大，井底栽花根又深。

家住东京洛阳县，城北三里积谷村。

祖父张昌是名姓，祖母蒋氏称院君。

若问我父人一个，名字叫做张世登。

不幸祖母身亡故，祖父把后妻娶进门。

生到叔叔人一个，祖父倒又命归阴。

沈氏奶奶心肠黑，欺我一脉三个人。

骗我爹爹贩药草，杭州城里来做营生。

转眼倒有八九个月，生不知来死不明。

奶奶又把良心丧，驱我娘儿两个人。

把我们逼到竹观巷，十里荒滩去求生。

没得粮吃去讨饭，没得屋蹲住茅棚。

到了五月端阳节，叔叔倒是发善心。

送去公鸡和鱼米，又送铜钱一千文。

母亲感恩不过意，为叔杀鸡算饯行。

叔叔夺鸡不准杀，鸡血溅上叔叔身。

脱下血衫回家转，风雨之中失踪影。

奶奶来到竹观巷，只见血汗衫不见人。

她到洛阳县上告一状，害我母亲杀世云。

洛阳老爷眼不明，鸡血人血总分不清。

当堂施威用毒刑，逼打成招定罪名。

我娘监牢遭苦难，我做提茶送饭人。

奶奶趁机又下毒手，她要斩草再除根。
买嘱屠夫王老虎，拦路杀我小残生。
王老伯伯心肠好，饶我一条小性命。
我洛阳县里不能蹲，逃来杭州寻父亲。
我也不是长讨饭，是个离乡落难人。
我今来到杭州地，遇上多少好心人。
也有人家把五十，也有舍我一百文。
有人送我饭和菜，也有帮我寻父亲。”

莲花越唱越好听，总到此地来听冤情。
胖子轧得浑身汗，瘦子只喊骨头疼。
癞子轧得浑身痒，癞屑子抓抓有半升。
拐子轧得跳呀跳，十颠九倒路不平。
驼子轧得透不出气，弯腰曲背总轧平。
瞎子听听莲花经，眼睛睁了像晓星。
聋子听不清莲花落，扒扒耳朵问别人。
哑子听见了莲花经，呜噜呜噜要开声。
道士轧掉道士巾，和尚露出光头顶。
癞子轧得火冒冒，冒失鬼只当叉高灯。
灯笼店老板跑来骂，吵了他生意做不成。
隔壁来了王大叔，听唱莲花最伤心。
小时也吃后娘苦，直到如今还记得清。
也有后母在场听，听听旁人摸摸心。
我待儿孙个个亲，要帮玉童抱不平。
莲花不必唱多久，略唱几句诉冤情。

街上听唱莲花落的人啊，就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东门有个郭员外名叫郭其才，他在茶馆里吃茶，听说街上有人唱莲花，也走出来看新鲜。听到悲伤之处，也忍不住摸出手绢揩揩眼泪。等人群散开了，他走近玉童身边问：“你是张世登的孩子吗？”“老伯，我是张世登的儿子，叫张玉童。”“呀，几个月之前，是有一个叫张世登的人，在这杭州用一千两假银贩红花草，被卖主告到公堂，收监坐罪，要用一千两银子赎罪，才能出监哩！我要问你，千里迢迢来到杭州寻父哩，可曾有银子带来？”

“伯伯呀，我娘儿两个总遭难，哪来千两雪花银。
伯伯呀，若能赎得我生身父，我愿卖千两雪花银。”

郭员外看玉童五官端正，身材匀称，说话流利，温文尔雅，顿生怜爱之心。就试问一声：“不拉，你愿卖身赎父哩，可愿到我家去？”

我妻室虽有两三个，男花女花未曾生。
想负螟蛉一颗子，传接我郭家后代根。”

玉童心里明白，要想赎回父亲，只能自己卖身，别无他路——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口口声声叫父亲。

“恩父呀，我愿卖银子一千两，赎我爹爹转家门。”

“小朋友，口说无凭，要写一张卖身契给我哩！”“伯伯，我说你写，写了把银子给我去赎父亲。”“不，我们到茶馆里去请代书写。”郭员外把张玉童带到茶馆，请了代书先生，磨墨掭

笔，拿梅红纸折迹，玉童口述，先生动笔：“立字人张玉童，祖居东京洛阳城，北门三里积谷村，父母均被后娘害，又把我玉童赶出门，一家三口遭磨难，如今流落杭州城，急需银子一千两，卖与郭家赎父身，从此我为郭家子，永生永世不忘恩，听从义父家门训，孝敬父母诸大人——

在则赡养他老身，终做烧钱化纸人。”

玉童口里说，代书写得真。

茶馆店里做中证，花押画得紧腾腾。

张玉童跟郭员外来到门口，他妻妾两三个抢了从屋里跳出来：“员外，太阳歪西好几丈，此刻才回来吃中饭？”“嗯，有事耽误了。”“员外，你后面跟的老小（小男孩）哪来的？”“哦，在街上买的，一个便宜儿子。”“多少钱？”“一千两银子。”“哎哟，一千两银子也算便宜？”“银子是不少，看看小伙的相貌，听听他的言语，就不算贵了。”第一个奶奶抢先说：“别说一千两，两千两我总舍得。”她上前拍拍员外的肩头：“员外，这个儿子就算我养的。”第三个奶奶跳出来：“你养的？你也养得出他来？你人也比我矮一段呢，你养的？我养的！”郭员外说：“别争，别争，大家有份——

各出银两二百五，我们四人来担承。”

这遭，大奶奶做帽子，二奶奶做鞋子，三奶奶当厨师，赶紧盛饭给玉童吃。饭菜端出来对台上一顿，玉童看到这雪白的饭，喷香的菜，眼泪倒流下来了——

“恩父恩母呀，我倒在你家享洪福，爹爹还在监牢里做罪人。”

员外说：“玉童，你不要哭，快把饭吃饱了我拿银子同去赎你父亲。”玉童一听，不晓多兴，连忙三扒两噎把饭吃饱，站在门外等员外拿钱。他们赶到府台堂上，一一如一，赎罪的银子算了清清爽爽。手拿一张释放公文交衙役开枷落锁，把张世登放走。这张世登从监牢里放出来是底高腔调？

脸像裱黄纸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
头发长到足三寸，活活作得不像人。

他抬头一望，看到玉童与一个员外式的人站在门外，赶忙跌跌撞撞扑了过去。“儿呀，你来了哪，你妈妈可曾来呀？”“爹，妈不曾来。”“儿呀，你奶奶把银子肚里钻铅，害得我到杭州就坐监。要是有一千两银子赎罪哩才能回去。你可曾带银子来？”“爹爹呀——

我们娘儿两个遭磨难，哪来有个雪花银。

爹，你还不知道哩，奶奶心黑呢。你出门以后，我们挨她逼到十里长堤，骗我们说那里有三爿典当，七爿钱庄，还有十二个庄房，到了那里一望，只有三间茅棚，我们在那里没吃没烧——

日间沿门去乞讨，夜宿茅棚暂安身。”

“儿呀，你白白地来的，没得银子来赎还是不得回去。”“爹爹呀，你超生了，好回去啦！”“儿呀，到哪弄来银子赎我的？”“爹爹呀——

我从此不算张家人，是郭员外的后代根。

爹爹呀，我今卖与郭员外，赎我爹爹转家门。”

世登听到这一声，恨不得躁死又还魂。

“乖乖呀，我情愿坐死监牢内，再也不回积谷村。

心肝呀，我没得多男并多女，所生你一个秤砣生。”

“爹爹呀，譬如我沿小关节重，二三四岁就命归阴。

爹爹呀，等我日后有升腾，替我父母把冤伸。

你在杭州遭磨难，妈还在洛阳牢里做罪人。”

“儿呀，你妈为何又坐监的呀？”“爹，你还不知，叔叔心肠好，端午日子送鸡和粮钱去张看我们的，妈妈不过意，为叔叔杀鸡的，叔叔不准，要留给我们吃，这遭你夺他争，鸡血对叔叔汗衫上一喷。这时，天上起风暴，叔叔拿血汗衫脱下来对水盆里一撂，拔脚就往家跑。不知是何缘故，奶奶说叔叔不曾回家，她寻到我们那里，不见叔叔，寻到叔叔一件染了血的汗衫，就害妈妈杀了叔叔，

洛阳县上告一状，定她是谋财害命人。

爹爹呀，妈在洛阳监牢内，六十天杀罪期将临。”

世登听了这句话，天旋地转眼发花。

一个跪跟栽过去，郭员外抢去抱住他。

“亲家呀，你不要惊来不要慌，且到我处再商量。”

三人回到郭家，员外说：“你的孩子到了我家，等于在你家一样。我家妻室两三个，男花女花不曾生，

见到玉童如接到一块宝，个个当作掌上珍。”

这遭翻箱倒笼，拿好衣裳对外捧，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上下换了簇簇新。

吩咐厨房不要歇手，热菜炖酒。“亲家，你已经出来了，蹲我家过他一年半载，等事情冷淡冷淡，身体养养好再回去。”玉童说：“恩父，我母亲罪限只有两个月，至今已过了一月零。她是上月初一到这个月二十八，今天已是第五十八天了。啊呀，只有两天妈妈就要处斩了。”张世登一听，神魂不定：“玉童，员外，我此刻就要回洛阳。”

郭员外说：“亲家，就这两天时间你长飞毛腿也赶不到洛阳呀！”

“亲家哎，哪怕见不到她的人，也要为她殡丧做新坟。”

世登心如火焚，决意要走。郭员外真心留他不住，随即拿出三十两银子给世登作路途之用。世登谢过员外又对玉童说：“儿呀，你要听说听道，不能五难六刁，要听恩父母的训教！”“爹爹，吾乃知道！”

“爹爹呀，依理要送你一程路，恩父恩母不放心。”

“儿呀，不要送我，你回去吧！”

世登哭上阳关路，玉童哭得转回身。

玉童来到高厅，揩揩眼泪，抹抹鼻涕，转过脸来笑之眯眯，很惹员外欢喜。郭员外说：“儿呀，你在张家姓张，到我郭家姓郭，

改姓叫做郭玉童，算我郭家后代根。”

玉童安定，员外请先生来教他读书。格文曲星临凡，舞文弄墨当然不难。教他上文能知下文，先生只作领头人。

不提玉童习诗文，再讲世登转家门。

世登出门心上慌，脚下乱，慌慌忙忙在杭州街上转。太白星君从南海普陀山打转，经过杭州上空，看到张世登在大街小巷慌不择路，随手掐指一算，呀，福德星为难，我要度他一把！

我今不把路来引，他兄弟何日得相亲。

依旧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一个云头三千里，飘飘荡荡度动身。

仙风一收，拿他对山腰里一丢。

啰兵啰卒围上来看，云端里落下一个人。

啰兵们把他掳去向岱王禀报。张世云坐在银銮殿，见有俘虏送到，遂清清嗓子，整整衣

冠问道：“你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，来此作甚？”世登对他一望，是个占山岱王。便说：“我生不改姓，死不改名，家住东京洛阳县，城北三里积谷村，父亲张昌是名姓，母亲生前称院君，父亲生了我弟兄人两个，我名叫做张世登。”

世云听到这一声，哥哥连叫两三声。

“哥哥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你弟弟张世云呢！”世登抬头细看：“弟弟，你怎到这山来的？”“我是挨狂风卷得来的，在山上招了亲做了寨主了。”“哦，挨狂风刮到此地，怪不到惹出这宗大祸呢？”“哥哥，是谁惹出了什么大祸？”“不是张，不是李，就是你这冤家好心惹大祸。你端午日子送东西去张看他们母子二人，陆氏要为你杀鸡，你却不准，弄得你夺她争，鸡血对你汗衫上喷一喷，惹出连天祸临身。

玉童说当时你见到天在起暴，把有血的汗衫脱下对那一撂，你拔脚就跑。你又不死家去，又不知你挨狂风卷走，让亲娘寻到竹观巷，不见你人，只见你脱下的血汗衫一件，亲娘她——

到洛阳堂上告一状，告她陆氏杀你人。

害她杀你谋家产，六十天杀罪定终身。

弟弟呀，火烧眉毛到眼前，只有两天就临刑。”

世云急得没法，只是顿脚。

“哥哥呀，千怪万怪总怪我，怪我母亲不算人。”

话言未尽，华山公主来了。“夫君，这是哪位？”“夫人，他是我哥哥。”“啊，是哥哥，你怎到我山上的来？”“弟妹，说来话长，也很蹊跷，我挨云雾一迷，就落到你这山里，挨弟兄们掳上来的。”“哥哥，你不要怕，到我山上就到了家。”这遭忙了办酒，款待不丑。世云说：“贤妻，我要回去了。我的嫂嫂在洛阳牢里坐罪，只有两天时间就要处斩了！”“夫君，你怎得知？”“哎哟，是我哥哥来告急求援，

如我在两天之内赶不到洛阳城，陆氏嫂嫂要丧残生。”

华山公主大贤大德，她说：“既是如此之急，你们必须备我的快马，它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才赶得上呢！”

世云说：“哥哥，你不会骑马坐在马的后身，我坐马的前身。”

说动身就动身，打马加鞭赶路程。

晓夜行走不耽搁，赶到洛阳一座城。

一到洛阳县城，只见人如潮涌，直向城门口拱。张世云就问：这些人忙了上哪去，倒像看把戏？”“哦，你们不晓得，今朝城里杀人，百年难逢，如果跑了慢，城门一关，门杠一闩，就不得进去。”世云说：“哥哥，我们也进去看看，还不知杀的哪个？”进去一看呀——

陆氏绑在法场上，啼啼哭哭喊亲人。

“亲亲丈夫哎，你在杭州做买卖，怎想不到转家门。

亲夫哎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百夜恩情似海深。

你如今朝来会会我，死到黄泉也甘心。

叔叔呀，你走时也不对我说一声，可是不愿进你娘的门。

可是到深山去修道，至今也不转家门。

叔叔呀，你早来三刻能会见，晏来只好看尸身。

玉童呀，你海角天涯去逃难，未知死来未知生。

我今要进枉死城，也见不到亲儿一个人。”

午时三刻，刽子手出场。

监斩官，进法场，威风凛凛，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杀气腾腾。

催斩鼓敲得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刽子手拿一斩条，拖一把钢刀来到法场，把斩条对陆氏颈上一插，说声：“张陆氏听好，我与你一无冤二无仇，不是我要杀你的头。今奉上司之令，请你看刀！”张世云一个箭步上前喝道：“刀下留人，此人冤枉！”刽子手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闯法场？”“我是张世云，张世云就是我！你们说张陆氏罪杀张世云，我张世云不在此地？她何罪之有！”刽子手一吓，魂总没得，刀往鞘里一套，放趟子对大堂上跑。“老爷，张世云不曾死唷，现在来到法场喊冤啊！”

胡老爷惊得抓头无痒处，默默无言不作声。

这遭，弟兄二人闹到公堂。世云说：“你格瘟官，我家嫂嫂犯了什么法，杀了哪个人？

你鸡血人血总分不清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

我到京都去告一状，你铁打衙门总坐不成。”

胡老爷连忙赔礼，招呼不及，“怪我粗心大意。格哩，当时她陆氏就说是鸡血呢，她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总说不出来，原告沈氏又追了紧，我就草菅了人命，错定了罪名，

如今乘坐我的大红轿，旗伞执事送上门。”

刽子手替陆氏松绑，弟兄二人搀陆氏上轿。

陆氏见他兄弟二人到，心总落到足后跟。

“丈夫哎，我你今日得相会，天边孤雁又成双。

叔叔呀，我们今朝得相会，海底沉冤见太阳。”

世云说：“嫂嫂，不要哭了，老爷有话到，有礼到，也算给了面子，我们回去吧。”陆氏说：“兄弟，老爷混蛋，说话赖账。我明明说鸡血喷在汗衫上，他硬是不信，要逼我命。”“嫂嫂，你要知道，世上只有官逼民，平民有理说不清。如今承认草菅人命，且用他的大轿送你回去，也就算了吧。”这遭，衙役请她上轿。

官轿生得四角平，只抬官来不抬民。

不是老爷判错案，哪用官轿送百姓。

世登走在轿子前面，世云跟在轿子后面，一到自己家门口，喊声母亲，沈氏回头一望，心吓得直荡。“世云，老小，你回来呱？

我想你想到肝肠断，望你望得眼睛穿。”

世登也喊声亲娘，沈氏抬头一望，“哦，世登，你也回来啦！我好了还对你说过，在外不论生意好丑，要常回来看看，到今朝人也不回，信也不写，让我牵肠挂肚，愁煞我了。”“娘，你又说假话了，你把银子灌铅，弄我在杭州坐监。”“阿依喂，冤枉我了，这叫山倒下来压不死人，你用舌头根压煞我了。儿呀，我不曾用假银给你，不知可是你父亲生前把银子弄夹跚了，我又不识真假，弄你在杭州受苦！这样，总算我的不是，是我交与你的，现在有理也说不清。”陆氏媳妇也来叫声婆婆。沈氏说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“婆婆，叔叔的汗衫上明明是鸡血，你还害我杀人，可险险乎送掉我一条命！”“啊呀，媳妇，你怎不说清爽的呀，就说是鸡血的呢，你自己怕痛，就随便招供，还怪我哩！我寻不到世云不要去告状？不过还好，大家总算太太平平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总是我不好。

千怪万怪总怪我，怪我老娘不算人。”

三天之内，总算风平浪静。三天之后，沈氏对张宝说呱：“张宝，不得了啦，十八把钉耙齐上门，我这遭还想过他们的日子？他们三人一条心，总怨恨我老娘，打不死我，气就气煞我了。不拉，你前次在哪家买的假药，不曾药死他哩。你现在替我到同丰老药店买真砒霜，再打两壶酒，回来交给我。”张宝这个奴才听话哩，来到同丰药店，买了一两砒霜，又到酒坊买了两壶酒，交到沈氏手。沈氏把厨房门一关，在里面做作一番。

沈氏用手对梅香一招：“春梅，替我把这两壶酒送给大二两个少爷吃。你要记住，大少爷酒量好，红色壶盖的给大少爷；二少爷不大会吃酒，绿色壶盖的给二少爷。切记切记，不能弄错！”梅香生怕把酒壶搞错，眼睛盯好了酒壶跑路。哪晓得脚下一乱，挨门槛一绊，酒壶滚出去论丈，壶盖倒跌落下来了。梅香一吓，命总没得，抢了去拾起壶盖对壶口上一塞，壶盖倒塞错了。沈氏在后面看好了的。心想，不好了呱，不得了了呱，这个冤家弄错了，如果把我的世云药死末，这不是——

海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家人揪了自家人。

沈氏连忙走过去：“春梅，我要摘你的眼皮呢，饭白白向把你吃了，好在我还对你说的，当点心，不要弄错。你魂可在身上，还跌一个大跟斗！”她同春梅扯个淡，把壶盖调正过来呱。她生怕再弄错，自己把酒送过去。“世登，今朝老娘办的和好酒，你们吃得和和好，不要计较你老娘。儿呀，你们老诚点自己倒出来吃，我去上菜。”世登可要吃她的酒？不想吃。想想在杭州吃的伤心苦，眼泪从肚爿底下对上泛。气向嗓子上郁，伏在台上哭。世云见哥哥不吃，二人相觑而泣。沈氏想：今朝不吃我的酒，不但弄不死他，就怕还要被他识破机关。唉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！沈氏看呀看，转呀转，看到一只五斤重的秤砣在墙脚下，顺手拾起来对身后一圆，趁世登伏在台上不动，拿秤砣对他头上一中（砸），正好世云伸头过去想劝他哥哥世登的，哪晓世云的头对上一凑，“啪叮嗵”，

对世云脑壳上一碰，活跳鲜鱼命送终。

沈氏一看，中了自己的儿子。急得没法，只是蹬脚。她心肠坏，转口又快：“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，世登用秤砣把世云砸死啰——

冤家呀，砸死你弟弟一个，绝我老娘后代根。

世登，你九谋三计要弄死你弟弟，现在给你砸死了，如今是我条命你条命，
与你一不做来二不休，前世里冤家遇对头。”

“张宝，用车子推我去告状！”张宝把沈氏拉到旁边，小声对她说：“告底高状，我看见是你砸的唷。”“格张宝，你说这话，我不死你手里！”

到堂上经不起你说句糊涂话，我千个残生也活不成。”

沈氏要张宝作硬证，罚他用车子推，梅香在前面背，来到洛阳县衙。

堂鼓敲得嘣嘣响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胡老爷一看，眼睛发暗。“你这个老东西专告谎状，这还了得！衙役，替我拖她下去杖五十大板。”衙役撒野，拖下去就打。沈氏气塌塌回家。张宝问：“太太，可曾准状？”“准底高状？这瘟官不信我的话了，说我告谎状。”“他怎说的？”“怎说，弄到一顿吃局。”“底高吃局？”“茄子烧肉！”“太太，这遭只好歇，回去同世登了结。”“了结？我这遭反正没男没女，前走后空，银子控下来又成何用？我不如尽它了，尽它光，钢火用在刀口上，非要拿世登弄了去陪葬！张宝，回去替我到库房把箱子锁打开，拿出百两金、千两银，再拿百两马蹄金——

拿到后堂去送人情。”

张宝这冤家听话哩，忙了从库房里拿金銀如数称出来，在将夜的时分，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把沈氏送到胡老爷的太太李爱珠身边。李氏太太问：“沈氏奶奶，你又来作甚？”“太太，我怎得不来。前次怪我弄错，给老爷添了麻烦，失了面子，他张世登没法对老爷出气，就捉住我报复，真的用秤砣将我的世云打死了。太太，这遭我苦命一人，老爷不准状，我这没脚蟹冤从何处伸啊！”李氏爱珠问：“沈氏，你说怎办？”“太太，我这有点小意思，买茶不解渴，买酒喝不醉，请太太在老爷面前帮我诉诉苦，求求情。”李爱珠一看，心上盘算：“沈氏奶奶，这些东西我若不收，你又不放心，还要说我不近人情；收下吧，又不知老爷可准状，官司可得赢？这样吧，我权且收下，等你官司打赢了再拿回去。”“太太，你怎说到这话的——

官司贏不贏，全靠太太一个人。”

胡老爷深夜从人家宴请上打转，回到房内，头对枕上一搁，枕下怎“咯里咯落”？拎起来一望，蜡板真黄。“哎，爱珠，这东西从哪来的？”李爱珠用手赶紧捂住老爷的嘴：“别响，别响，是告状的张沈氏拿来的。”“哎，还上她当，她专告谎状，上一案弄得我名声一落千丈！”“不，上一次她把事情弄错，让儿媳受了苦，儿媳回去后对沈氏报复，这次真的是世登把她的亲子世云砸死了。你就准状吧，不会错的。”“夫人哎，你就跟我弄点太平饭吃到老吧，不要让我得钱卖法，陪你受轧！”“老爷，你到说得好听，我吃你的戤饭？哪一次拿钱，你不是总叫我出面，靠你那几个俸禄课儿，能吃几天，够吃几年？”，

等你到了耳顺年，只好陪你吃黃连。”

胡老爷一听，眼珠发定，默不作声。俗话说，吃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胡老爷还在犹豫未定，李爱珠又追上一句：“你真不准状假不准状？真不准状不要怪我，我刀也有，水也有，绳也有——

冲碎锅子砸碎盆，吵得你牢饭祭不成。”

胡老爷挨她太太一吓，命总没得。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为了别人的事蹲家寻死作活。”

胡老爷想想——

千里做官只为财，明来暗往鬼无猜。

如果哪个不为财，我也不到洛阳来。

老爷睡在牙床上，一夜无语暗思忖。

次日天明，胡老爷晓得，今天第一桩公事就是沈氏喊冤。话言未了，

只听堂鼓嗵嗵响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胡老爷一看，可真是张沈氏上堂。老爷问：“何人喊冤，什么冤事？”“启禀老爷，小民张沈氏状告长子张世登。他从杭州回来，怀恨老娘，对我行凶报复，用秤砣砸死我亲子张世云。现在凶器、死尸俱在，还有张宝人证！”，

老爷呀，句句诉的是实情，虚言没得半毫分。”

“衙役，去把张世登拘来，亦把证人张宝带了！”

公差衙役人四个，仵作子跟了紧随身。

来到张世登家，仵作子验过尸体，死者确是被铁器砸死。张世登不逃不躲，公差拖起来就走——

链子锁了紧腾腾，拿他带了进衙门。

喊了张宝后头跟，他到堂上作证人。

世登对堂上一跪，张宝对沈氏旁边一撑（站），胡老爷问：“你亲娘告你一状知罪吗？”“老爷，我不知亲娘告我何罪？”“你从杭州回来，身藏凶器，砸死弟弟世云，你还抵赖？现在人证、物证俱在，必须从实招来，不然，重重处治！”张世登想，在杭州府的公堂上吃到那种苦啊，今朝落在这地方瘟官手里，相顶相没得好果子吃。唉，君子不吃眼前亏，不让皮肉白受苦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只好违心招认。

“老爷呀，是我总是我，我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“为什么要对你弟弟行凶？”

“老爷呀，我把兄弟来砸死，家产独归我一人。”

说一句写一句，供口录得笔笔清。

拿他送到监牢内，重枷重锁做罪人。

世登坐监，沈氏把陆氏赶出家门。

沿门挨户去乞讨，做世登的提篮送饭人。

沈氏回到家里，见到世云头上鲜血已凝，血沾郎情，更加伤心。

“心肝呀，指望你能回家转，做我养老送终人。

这遭我倒要枯竹子上绑红纸，做你的磕头礼拜人。”

张宝说：“太太不要哭，哭得梅香们要笑格。不怪张不怪李，只怪你自己，你自作自受，哭给哪听？只好捏住鼻孔吃酸醋。现在死尸搁在家不好当饭吃，赶快买口棺材置啦得，抬到坟堂里窖啦得！”这遭买口棺木，替世云换上干净衣服，收尸入殓，准备盖棺受钉。太白星君掐指一算：“啊呀，土龙星被其母误杀，正要盖棺受钉，安葬出殡，等他尸体一烂，怎救得活呢？”随即来到华盖高山，叫华盖老祖变只猛虎，度到华盖山修道，将来成其本位！

一阵虎风了不得，冲开张家两扇门。

梅香吓得溜，沈氏吓得抖，

爬在棺材底，吼（咳）总不敢吼。

老虎发狠，把棺材盖一梗，对地上一滚，用脚爪一抓，拿世云对背上一搭，
放开虎步往前奔，华盖高山面前呈。

虎一松口，拿他对前山一丢；用灵丹对他嘴里一按，阳气复原；眼睛一睁，看到一个年老伯伯对他面前一撑，他就开声：“老伯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相公，这是华盖仙山。你被母亲用秤砣砸死，我把你度到山上救活，从此你不要染指红尘，与世争纷了。

你在前山修办道，我在后山任逍遙。”

张世云华盖山修道算得到安身处，再提经中另一情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数载，刘佑天子想到——

多年不曾开文考，误失多少念书人。

皇榜挂到十三省，各州府县总知闻。

皇榜挂到杭州城，郭其才员外也知闻。他回去与玉童讲讲：“儿呀，今年皇上开南考，不知孩儿意如何？”“恩父，孩儿身受十载寒窗苦，倒有磨穿铁砚功，今逢皇上大比年，为儿要去跳龙门。

如今不把京城进，错过一时要等三春。”

郭员外随即替玉童备好书籍脚篮，笔墨纸砚，路费银子。

下厨房，吃的是，海咸河淡，

开箱笼，来更换，乃服衣裳。

高厅上面祭过祖，学堂拜别老先生，父母送到大路边——

玉童身坐一顶轿，安童陪他上皇城。

慢走如打逍遙鼓，快走像弹七弦琴。

晓夜行走不耽搁，赶到京都帝王城。

人人总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可是真。

皇城景色无心看，寻访招商店堂门。

来到招商饭店，行囊搬进店堂。

流水簿上登过号，客房里面去安身。

公子得到安身处，专等考期比诗文。

初三一场，十八二场，廿三三场考毕。探花出在桂州地，榜眼出在西安城，

玉童公子文章好，朱笔点点状元名。

刘佑天子龙心大喜。“也是孤家福气好，出到擎天柱一根。

状元前来听封赠，七省巡按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人和马，巡访七省察民情。

再赐一把尚方剑，先斩后奏见当今。”

郭玉童心想：“诸处地方暂不去，单奔洛阳一座城——

我今先到洛阳地，察访父母冤案情。”

一日权在手，谁敢不低头。文点忠良才子，武点正直将军。

点起三千人和马，浩浩荡荡就动身。

红旗飘飘如烧山火，黑旗卷动赛乌云。

玉童想：走旱路人困马乏，行走缓慢；走水路不惊扰百姓，且顺流而下。于是三千兵马一齐登舟，状元公对舱中一安，心也蛮宽。水手拔跳撑篙，支桨摇橹——
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打纤支橹摇。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往前行。

状元出行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旗牌水手忙调桨，到了南门天妃宫。

船队来到洛阳南门码头，兵马上岸扎营，不准骚扰百姓，也不惊动当地官府，随即更换便服。头戴一顶道士巾，身穿蓝布直襟衫——

他就敲板来相面，扮作测字打卦人。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到了城外积谷村。

玉童进村，手敲竹板，嘴里就唱：“打卦相面，善观财气，能断祸福，能测凶吉。灵不灵当场应验，准不准事后方知。”

这时，沈氏正同张宝讲：“张宝，我这个家现在是人去屋空，只有我们二人，不要再分什么主呀奴了，这也不算什么稀奇，做一个半路夫妻，还可生个荡江儿传接我们的香烟。”张宝一听，暗自高兴。说：“承你不嫌我身卑人低，真是感激涕零。哎，外面有个测字先生在喊打卦相面，这倒可请他来问问凶吉，讨个喜讯！”“好的呢，把他叫来测个字看看哎。”张宝到门外请了测字先生。玉童他大摇大摆来到高厅，撩衣坐定。“主家奶奶，你是测字还是卜卦？”“先生，测个字问问家宅平安。”“哦，测‘平安’二字。测这两个字，你要对前跑三步，对后退三步给我看一看，方能测准。”玉童看了沈氏的行走步态，说了：“奶奶呀——

你向前三步是风扫地，退后三步是月点灯。”

“先生，这是什么解说？”“主家奶奶，你听了不要生气。向前三步风扫地，是你奶奶的命狠，家里人都给你扫光了，

退后三步是月点灯，你没添油添灯人。”

沈氏一听，连忙用手捂住耳朵。“你捂耳不听，大概是我没说的不灵？”“先生，灵格，灵格，再把‘平安’二字测给我听。”“主家奶奶，这平字嘛，上面一横短，是你夫君命不长；下面一横长，是你奶奶的身骨硬；中间两点，是你大小两子；十字穿心过，两个儿子总不靠身。

一子身受牢狱苦，一子飞走身不明。

奶奶呀，安字失去头上帽，当家乃是一女人。”

沈氏一惊，说到她心。便问：“先生，你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年虽不长，倒是个仙人！”

“我家住山东蓬莱县，鬼谷仙子的小门生。”

“先生既是仙家门生，我把实话告诉你吧，可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”“奶奶你放心，我们走江湖的人，今天在山东，明天到山西，

只为糊张嘴，哪有工夫搬是非。”

“不瞒你先生说，长子不是我所育，次子是我亲骨肉。只为家中财和产，弄他在杭州坐监狱。媳妇陆氏是眼中钉，把她弄进监牢门。还有玉童一小孙，留在世上惹祸根。

怕他日后有升腾，将他斩草又除根。

谁知天公不作美，三个冤家又同进门。

急得我老娘拿办法，想害长子张世登，

心慌手抖砸不准，反杀了自己一亲生。

洛阳县上我告状，瘟司老爷他不准，随即拿出推磨杠，重重送上金和银。百两金，千两银，还加百两马蹄金。

老爷见了动了心，官司这才算打赢。

先生呀，听说有个巡按到，深怕查出我命难存。

先生哪，可有办法解我难，愿酬千两雪花银。”

“主家奶奶，这区区小事，何用忧愁？只要你在家主神前烧三支香，连烧两三天，跪在家主神前——

阿弥陀佛念千声，保你灾难化灰尘。

切记，切记，不可忘记。我到第三天来替你画一张消灾符，一切灾难尽消除。就此，吾乃去了！”沈氏追到门外，送先生十两银子，玉童放手掌上掂掂，道声：“多谢了！”

巡按走出自家门，恨不得笑了肚里疼。

奶奶眼睛发得昏，自己孙子认不真。

我口口声声奶奶称，她声声口口叫先生。

测字先生来到西街，遇见一个女子，手挽一只讨饭篮子，一边跑来一边哭，啼啼哭哭往前行。测字先生对她一看，是自己的母亲，但又不便相认，于是随口问声：“你这女子何以这么伤心？”“先生，我怎欢喜得起来哩，丈夫被害坐监，儿子逃在远乡，夫离子散。”“哎，听说有个七省巡按到洛阳来了，有什么冤枉事——

你向巡按大人告一状，血海深冤总理得清。”

“先生，我一没人面，二没钱财，就是到鬼门关也伸不到冤啊？”“这不要紧，我这个人路见不平，就欢喜帮人，我帮你写张状子送进去！”“先生，我不怕你见笑，身上买状子纸的钱总没有。”“这也不要紧，我身边有包旱烟的纸哩。”说着随手摸出纸笔，蹲在地上，把纸铺在膝盖上写了几行字交与这个女子。陆氏到手一看，只是叹气摇头。“唉，这几个字恐怕老爷不收，告他不上。”“哎，你怎不懂。打仗呗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；告状呗，理在足而字不在多。拿去，包你准状！哦，这里还有人家送给我的十两银子，权且拿去买饭吃。”陆氏感激流泪，抢上去向测字先生下跪谢恩。玉童眼明手快，上前一把抱住母亲不让她下跪。

“这位长者莫多心，不要折煞我江湖人。

明日洛阳堂上去，我来替你把冤伸。”

巡按大人回到船上，换上官服——

顿响三声狼烟炮，三千兵马开进城。

胡老爷接到码头上，就像童子拜观音。

胡老爷把巡按大人接到县衙，办起羊羔美酒，为他接风洗尘，歇宿一夜。次日清晨，旭日东升，衙内大小官员一齐来到各自班房理事。巡按大人问胡坤老爷：“境下五谷收成、社稷风情、民刑诉讼如何？”“回禀大人，在下虽然无能，总算田禾茂盛，五谷丰登；城乡安宁，犬不吠人，民不争讼，更无冤案积存。望大人明察！”

话犹未了，张陆氏上堂。

堂鼓敲得嘣嘣响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衙役报：“喊冤者求见巡按大人！”胡老爷说：“郭大人，您来得及时，遇得也巧，就请您坐堂。”“那只好用你的公堂了。”巡按大人步上公堂，撤去县衙原班差役，换上巡按府的堂威。郭玉童一看，真是自己的母亲来了，便问：“谁人喊冤，是何冤事？快把状子送上！”巡按

大人接过状子略略一看说：“请胡大人听着，该女子叫张陆氏，一告晚婆张沈氏害子灭孙；二告张宝雇凶杀人；三告你胡坤一是鸡血人血不分，滥施酷刑，草菅人命；四告你收受了张沈氏百两黄金、千两白银，还有百两马蹄金锭，得钱卖法，残害无辜良民。”

胡老爷听了这一声，魂灵飞到九霄云。

要想抵赖又不敢，好像鱼胶粘嘴唇。

“左右听令：先扯胡坤的乌纱袍靴，羁押后堂待审，再释张世登出狱，当堂对质，而后把张沈氏和张宝立拿到案——

三方四人当堂问，谁犯王法谁负刑。

我这钦赐尚方剑，一丝一毫不容情。”

公差衙役将张沈氏和张宝拿到公堂，巡按大人升堂。“你们听着：原告张陆氏，蒙冤者张世登，你们坐着；渎职贪赃的胡坤，你一人站着；杀子灭孙的张沈氏、雇凶杀人的张宝，你们跪下！张沈氏——

你抬起头来看看我，可是打卦的小先生？

你点点滴滴都招认了，还有何言可辩争？”

沈氏抬头一望，赛如丢了五肺六脏，魂总不在身上。心里说：“我半升粃子总倒给他了，还有底高话说呢？

大人哪，千错万错总我错，怪我老娘不算人。”

“张宝，你有何说？”张宝想：“主母都招了，我若再赖账，不是看着水塘往下踏——自讨苦吃！”

大人哪，投毒害命、雇凶杀人，暗送金银给胡老爷，

处处总有张宝的份，我是狗听主使去咬人。”

巡按大人回头又问洛阳县令：“胡坤、胡坤，你有何说？”胡老爷“啪嗵”一声，双膝落地——

“大人哪，三方六面来对审，不用鞭来不用棍，

他们总说滴滴真，我有何面目见大人。”

一面招认一面写，花押画得紧腾腾。

巡按大人把尚方宝剑交到监斩官手里——

拿胡坤推到曹市口，身首两处了残生。

沈氏、张宝打入囚车里，重枷重锁戴上身。

又叫陆氏和张世登，你们暂且回家去，隔日跟我上皇城。

又命衙役将王老汉拿来。公差衙役四人来到王老汉茶店：“王老汉可在家？”“在家，在家，有什么事？”“巡按大人请你去！”王老汉在忙着烧水沏茶，也不曾抬头看看是谁叫他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哪个寻碗寻筷的大人？店内忙，走不开！”公差说：“走不开用锁！”

铁链一根加把锁，拿王老汉拖了进衙门。

带到公堂，巡按大人问：“王老汉，你杀张玉童知罪吗？”“大人哪，天地良心，日月睽睽，我不曾杀他！”“王老汉，在我大堂之上不可撒谎抵赖！”“啊呀呀，我真的不曾杀他，是他的奶奶沈氏用十两银子买我杀她孙子，我于心不忍，乃放玉童逃生，还送十两银子给他作路费的呀，怎好害我杀的呢？如是那沈氏咬了我一口，她这犯春犯磨的女人，死了总投不到人身！”

玉童上前双膝跪，恩人伯伯叫几声。

当初不是你救我，如今哪有这功程。

王老汉仔细一看，心里说：像的、像的，是在我刀下放走的张玉童。玉童说：“伯伯，你吓

了我一下，我得卖身赎父；今朝挨我吓一下，请你在洛阳县做官——

王老汉前来听封赠，洛阳知县坐衙门。”

“大人，不要叫我吃锅巴受铲罪，我家父母穷，沿小不曾开过蒙，

人倒像个冲天棍，不曾写过‘上大人’。”

“伯伯，你胆大点，不会做官，只要懂理——

懂得仁义礼智信，走遍天下处处行。”

巡按大人又把牢头禁子叫来。

他就双膝来跪下，牢头伯伯叫几声。

“我娘不是你善待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

赐你银子三百两，带回家去孝双亲。”

郭玉童在洛阳为父母伸了冤，惩办了贪官，将父母带了随身，去巡察南方七省。人马来到浙江杭州城，地方大小官员，富有乡绅，一齐来到城外恭迎，他会见了杭州府台后，把父母双亲带进了郭员外的家门。他脱去朝服，换上赴考时穿的一身新衣——

双膝跪到平阳地，亲亲父母叫几声。

回过头来拜三拜，恩父恩母二大人。

两父两母把眼瞪，喜坏了郭张二家门。

两家团叙三天，弟子不必细表。到了第四天早晨，玉童对两家父母说了：“孩儿公事在身，还要巡访六省回京复命，等我回到京都皇城，再请四位大人去共享天伦。”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把沈氏的囚车又带动身。

走过一省又一省，到过一城又一城。惩治了一些贪官污吏，拯救了不少含冤良民。

沈氏囚车经过处，沿路百姓像看灯。

当面受尽千人指，骂这晚娘不算人。

恨不得剥她的肉，熬出油来点天灯。

照一照前娘并晚母，你是何心待儿孙？

巡按大人，历时三春，走遍大江上下和黄河南北七省，回到京都皇城，一一向刘佑天子呈上出巡奏本。刘佑天子龙心大喜，随即启齿动问：“郭爱卿，你上任伊始就奉旨南巡，功绩卓著，泾渭分明，朕无以赐赏，许你休假三月，回家荣宗耀祖，访友探亲！”“万岁，臣之家情，一言难尽，尽在奏章中奏明，请万岁龙目观看！”刘佑天子把奏章细细一看：“阿呀呀——

你是十磨九难成大器，磨难之中长成人。

你这个晚祖母呀，不仁不义，不慈不亲，丧尽天良，恶贯满盈，天上难找，世上难寻，实属十恶不赦！

赐她一根丝罗带，午朝门外了残生。

张宝这奴才去陪斩，两个罪魁合根绳。”

众位，宝卷是部劝世文，字字句句劝善人——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沈氏没得好收成。

前娘晚母两条心，老少善人莫多心。

若是虐待前娘子，照她沈氏一样行。

郭玉童将亲父亲母，恩父恩母接到京都，拜见刘佑天子，请求万岁恩赐。刘佑皇安抚了张世登夫妇，嘉奖了郭员外一门，而后说道：

“郭其才员外听封赠，杭州府义士受皇恩。

张世登前来听封赠，自在臣相你当身。”

封过官职，朝廷发皇银到浙江杭州，南山采木，北窑烧砖，千工动土，工部监督——

造起一座巡按府，旗杆竖到九霄云。

张世登说了——

“自在臣相我不会做，不如吃素办修行。”

陆氏说：“丈夫，你吃长斋修办道，我做烧香点烛人。”

房屋改作三宝殿，大小菩萨总装金。

华山公主想：“丈夫回家多年不来，我只身独拳打虎，成了孤家寡人，

假使朝中出能将，剿灭高山我命难存。

不如投奔中原帮皇治国，倒还可做一代功臣。”这就召集啰兵啰将，当众宣念：“各位兄弟姐妹，本人决意焚山解伙，改邪归正，山中所有金银财物，骡马牲口，一概与众通分，

兵卒每人八百两，将领每份二千银。

拿了银钱回家转，各自立业做营生。

三十六行总好做，莫做拦挡断路人。

高山放把无情火，下次不必躲强人。”

公主甩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上皇城。

一日，公主来到华盖山下，已是红日西沉，鸟雀归巢的时分。一看，山下荒无人烟，禽兽无声，我今晚下住何处呢？一想，是山必有庙，有庙必有人，不是尼姑就是僧——

倘若是尼姑庙，尼姑身边可安身。

牵马上山，来到半山之上，真的有一座庙宇。走近庙前一看，灯火通明，一个和尚在那诵经。

一问一答吃一惊，原是丈夫张世云。

“冤家哎，你藏在此山修办道，也不知会我一声。

丈夫哎，你吃素呗我吃斋，一同修到见如来。”

从此华山公主在华盖山与张世云一起修道，

朝念千声弥陀佛，晚拜南海活观音。

修到功德圆满，玉帝打发火德星君下凡，放它一把无情火，烧了土龙星没处躲，

归去来兮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
火德星君又到张世登的修道之处，放起南方丙丁火，火坑之中脱凡胎。

脱了凡胎换圣胎，度你们天宫去坐莲台。

一阵仙风，度上天宫，玉帝拿封神榜展开在榜上注名入册——

“张世云前来听封赠，山神土地受香烟。

三山五岳交与你，下管地狱上通天。

张世登来听封赠，当方土地受香烟。

保障一方田禾盛，五谷丰登度良民。

华山公主和陆氏听封赠，同是莲花正夫人。

一个陪伴张世云，一个跟随张世登。

天官没你登，凡间去安身，各州府县去受香烟。”

玉帝派太白星君拿封神榜送到凡府，刘佑天子照本宣封。张世登受刘佑皇封了当方土地，去向他儿子——巡按府郭玉童要房子住。“儿呀，你倒是个大官有巡按府门，我只封的小小土地，连个掌烟火的庙堂都没有？你的神通大，要替我造座土地庙！”“父亲，你的庙要造多少高？”“这，我会射箭的，我骑在马上用穿云箭对空中射，射多高造多高——

我箭头射到天宫里，庙宇要造到九霄云。”

“格，父亲，你射呢。”张世登坐上马背，玉童在马后豁起来一鞭，将马打得飞跑。格呗，

马奔像阵风，两手带住鬃，性命也难保，哪好再开弓。连忙把弓举起来，箭杆倒落下来啦！嗬——

土地菩萨心高命不高，庙堂只有一人一手高。

他儿子说，还要替他老人家在门上写副对联才像个庙样呢。他就磨磨“大阁香”，笔头掭掭尖，上写：敬公公田禾茂盛，谢娘娘五谷丰登。横批：福德正神。

也是当年留笔迹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从此，一些种田人就说了一——

土地菩萨本姓张，住在东南埭头上。

保佑五谷十分收，猪头火炮谢保长。

一些风流才子，孔门书生——

写下一部《土地卷》，留在民间劝善人。

传呀传，传到各州各县，又好敬神又好劝善。土地菩萨保佑一方田禾茂盛，五谷丰登。种田人每到腊月卅夜，总要去敬土地神：土地菩萨，保住我五谷十分收，到卅夜我为你买猪头。现在土地分到户，土地菩萨的神通更加广大，学文化，讲科学，施化肥，喷农药，人人总说土地好，只长庄稼不长草。瓜果蔬菜样样有，一年四季吃不了。

吃不完上街卖，多余钞票进口袋。

口袋鼓得没处装，趸趸当当上银行。

宝卷圆满功德在，斋主家发点太平财。

老少念点太平佛，太太平平免三灾。

《土地宝卷》讲到此地，也算有始有终——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斋主家佛前请香烧。

圆满师菩萨摩诃萨，宝卷圆满注长生。

张艺荣 演唱

吴根元 搜集整理